

神秘的上海

長篇社會小說

上海南方書店印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二月改訂版

長篇社會小說

——神祕的海上——

全書八冊 價洋八元



著作者 南沙 張 恂 九

出版者 上海 南方書店

印刷者 上海 南方書店

發行者 上海 南方書店

經售者 全國 各大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 (四馬路) 南方書店

長篇社
會小說
神秘的上海(八)

目次

- | | | |
|------|------------|------------|
| 第七一回 | 熱心教授淬盡詞鋒 | 餽口窮儒絞完腦汁 |
| 第七二回 | 佳公子白下移家 | 名信人黃昏隕命 |
| 第七三回 | 結交損友應被狐疑 | 偵探行蹤誤于鴉片 |
| 第七四回 | 自作孽浪蕩子斷頭 | 苦出身警察廳埋髮 |
| 第七五回 | 効忠直系徐輔洲捐軀 | 遭罵離家畢庶澄負氣 |
| 第七六回 | 威風司令錦繡還鄉 | 平地區官綾羅獻媚 |
| 第七七回 | 色不迷人惟有乘桴浮海 | 賭能致命那堪旅館投繯 |
| 第七八回 | 白頭老嫗問諸水濱 | 黃口嬌兒險哉天痘 |
| 第七九回 | 命宮中定終身赤手 | 輪盤下殉薄命紅顏 |

八集目次

八集 目次

第八〇回

積錢造孽真空現曇花

情海生波看將來結果

長篇附會小說 神秘的上海 (八)

南沙 張恂九著

第七十一回

熱心教授涿盡詞鋒 餽口窮儒絞完腦汁

却說古裝戲之創始。置辦行頭。悉仿舊劇。旗裝戲之發起。凡殿廷宮院。以及花木舟車。無所不備。皆歎爲洋洋大觀。其時新編之劇本。如庚子國恥記。胭脂井。落花夢。空谷蘭。新愛國血等。標新領異。層出不窮。而上海電影之濫觴。亦在斯時。原影戲創於西人。愛笛生。初僅視爲遊戲之一。後以其與社會教育有關。漸重視之。迄今則不獨視爲社會教育之

補助事業。其勢力駕小學校新聞紙而上之。吾國自滿清光緒帝元年。爲同治帝國喪之故。上海租界各戲園。皆遵國制停演。於是有英法美三班影戲。乘時開演。此爲上海第一次有影戲。亦影戲第一次至中國也。英國則於丹桂戲園。法國則於金桂戲園。美國則於富春戲園。當時觀衆。以正式戲劇停演。借此消遣而已。後十餘年影片雖日有進步。而社會心理。尙未十分狂熱。民國肇興。國民心理。隨歐化潮流。爲之大變。影戲園之設立。幾遍南北。如英商所開者。維多利亞影戲園。則在海寧路。愛波羅影戲園。則在北四川路。夏令配克影戲園。則在靜安寺路。日商所開者。東和影戲園。則在武昌路。虹口影戲園。則在乍浦路。華商所開者。愛倫影戲園。則在海寧路。上海大戲園。則在虬江路。海蜃樓。則在

九畝地。共和戲園。則在西門方板橋。其他如新世界。大世界。天外天。勸業場等之影戲。尙不在內。進步之速。一日千里。惟所演者多外國事。於吾國情勢習慣。不甚吻合。新世界曾演中國風俗。而情節無裨於社會。留心教育事業者。首當注意及之。果也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致。不數年而電光影戲。紛紛競起。以鄙人所知。則有六馬路之中央大戲院。北四川路海寧路角之新中央大戲院。西華德路莊源大之萬國影戲院。海甯路北山西路之山西大戲院。浙江路三馬路南首之浙江大戲院。福煦路南成都路之九星大戲院。霞飛路亞而培路之新華大戲院。東西華德路茂海路之東海大戲院。霞飛路華龍路西之巴黎大戲院。老靶子路福生路口之百星大戲院。南市蓬萊路口蓬萊大戲院。四卡子橋

塊之中山大戲院。聞北青雲路之世界大戲院。卡德路之卡德大戲院。吉祥街之中華大戲院。福煦路之光華大戲院。小東門之東南大戲院。霞飛路口之恩派亞大戲院。小南門喬家浜口之通俗影戲院。近更有愈新奇之有聲電影發現。如靜安寺路派克路之卡爾登。愛多亞路五二三號之南京博物院路二一號之光陸。南京路新新公司後面之新光。虹口匯山路之百老匯。八仙橋之黃金。此外復有大光明。奧迪安。五洲等。指不勝屈。掛一漏萬。知所不免。雖商人善於投機。工於牟利。亦因有機可乘。始有此如荼如火之觀。雖然。東鄰日本。區區三島。其區域曾不及江浙兩省。而大阪神戶橫濱諸巨埠。影戲院星羅棋布。較上海倍蓰之多。大中小學校之男女學生。不入電影院者甚鮮。不論鉅商貧戶。

之兒童。幾以影戲院爲唯一之娛樂場。以吾國民衡之。尙望塵勿及。可見日本之重視教育一斑。至於小說。目下汗牛充棟。而當時海上有兩小說家。一爲孫玉聲。別署海上漱石生。撰海上繁華夢一書。風行遐邇。人尙存在。雖年過六旬。而瀟灑風流。無慚名士。其生平歷史。欲知之者。可以面叩。一爲韓子雲。撰海上花列傳。當代文豪胡適。序海上花有云。孫玉聲先生之退醒廬筆記下卷。雲間韓子雲明經。別篆太仙。博雅能文。成自一家言。不屑傍人門戶。嘗主申報筆政。自署曰大一山人。太仙二字之拆字格也。辛卯秋。應試北闈。余識之於大蔣家胡同松江會館。一見有若舊識。場後南旋。同乘招商局海定輪船。長途無俚。出其著而未竣之小說稿相示。顏曰。花國春秋。回目已得二十有四。書則僅成其

半時余正撰海上繁華夢初集。已成二十一回。舟中乃易稿互讀。喜此二書異途同歸。相顧欣賞不置。惟韓謂花國春秋之名不甚愜意。擬改爲海上花。而余則謂此書通體皆作吳語。恐閱者不甚了了。且吳語中有音無字之字甚多。下筆時殊費研考。不如改易通俗白話爲佳。乃韓言曹雪芹撰石頭記。皆操京語。我書安見不可以操吳語。當日倉頡造字。度亦以意爲之。文人遊戲三昧。更何妨自我作俑。臆造諸字。得以生面別開。余知其不可諫。卽勿復語。逮兩書相繼出版。韓書已易名海上花列傳。而吳語則悉仍其舊。致客省人幾難卒讀。遂令絕好筆墨。竟不獲風行於時。而繁華夢則年必再版。所銷已不知幾十萬冊。於以慨韓君之欲以吳語著書。獨樹一幟。當日實爲大誤。蓋吳語限於一隅。非若

京語之到處流行。人人暢曉。故不可與石頭記並論也。後有小時報。載松江顛公之懶窩隨筆一條。題爲海上花列傳之著作者。其言曰。作者自署爲花也憐儂。因當時風氣未開。小說家身價。不如今日之尊貴。故不願使世人知真實姓名。特仿元次山漫郎贅叟之例。隨意署一別號。自來小說家。固無不如此。按作者之真姓名。爲韓邦慶。字子雲。別號太仙。籍隸舊松江府屬之婁縣。本生父韓宗文。字六一。清咸豐戊午科順天榜舉人。素負文譽。官刑部主事。作者自幼隨父宦遊京師。資質極聰慧。讀書別有神悟。及長南旋。應童試。入婁庠爲諸生。越歲食廩餼。年甫二十餘。屢應秋試。不獲售。嘗一試北闈。仍鍛羽而歸。自此遂淡於功名。爲人瀟灑絕俗。家境雖寒素。然從不重視阿堵物。彈琴賦詩。怡如也。尤

精於奕。與知友楸枰相對。氣字閒雅。偶下一子。必精警出人意料。至今松人之談善奕者。猶必數作者爲能品。作者常年旅居滬濱。與申報主筆錢忻伯何桂笙諸人。暨滬上諸名士。互以詩唱酬。亦嘗担任申報撰著。顧性落拓。不耐拘束。除偶作論說外。若瑣碎繁冗之編輯。掉頭不屑也。與其校書最曠。常日匿居其妝閣中。興之所至。拾殘紙禿筆。一揮萬言。蓋是書卽屬稿於此時。初爲半月刊。遇朔望發行。每次刊本書一回。餘爲短篇小說。及詩謎酒令。諧體詩文等。承印者爲點石齋書局。繪圖甚精。字亦工整明朗。按其體裁。殆卽現在各小說雜誌之先河。惜彼時小說風氣未盡開。購閱者鮮。又以出版屢屢愆期。尤不爲閱者所喜。銷路平平。實由於此。或謂書中純用蘇白。吳儂軟語。他省人未能盡解。以

致不爲普通閱者所歡迎。此猶或洞見癥結之論。書共六十四回。印全未久。作者卽赴召玉樓。壽僅三十有九。歿後。詩文雜著。散失無存。聞者無不惜之。妻嚴氏。生一子。三歲卽夭折。遂無嗣。一女。字童芬。嫁聶姓。今亦夫婦雙亡。惟嚴氏猶健在。年已七十有五。蓋長作者五歲云。胡文豪謂。據顛公之記載。韓子雲夫人嚴氏。去年已七十五歲。我儕可以推算。其生於咸豐辛亥。韓子雲少五歲。生於咸豐丙辰。年僅三十九而死。當在光緒甲午。海上花初出。在光緒壬辰。六十四回未出全時。有自序一篇。題光緒甲午孟春。作者卽死於是年。與顛公說印全未久。卽召赴玉樓。正相符合。過幾個月。時報又登出一條懶窩隨筆。題爲太仙沒稿。其中也有許多可以補充前文之材料。茲錄其前半段。小說海上花列傳

之著作。者韓子雲君。前已略述其梗概。某君與韓爲文字交。茲又談其軼事云。君小名三慶。及應童試。卽以慶爲名。嗣又改名奇。幼時隨同邑蔡藹雲先生習制舉業。爲詩文。聰慧絕倫。入泮時。詩題爲春城無處不飛花。所作試帖。微妙清靈。藝林傳誦。踰年應歲試。文題爲不可以作巫醫。通篇係遊戲筆墨。見者驚其用筆之神妙。而深慮不中程式。學使者愛其才。案發列一等。食餼於庠。君性落拓。年未弱冠。已染烟霞癖。家貧不能傭役僕。惟有一婢名雅蘭。朝夕給使令而已。時有父執謝某。官於豫省。知君家况清寒。特函招入幕。在豫數年。主賓相得。某歲秋闈。辭居停。由豫入都。應順天鄉試。時攜有短篇小說及雜作兩冊。署曰太仙漫稿。小說筆意略近聊齋。而詼詭奇誕。又類似莊列之寓言。都中同人皆

嘖嘖歎賞。譽爲奇才。是年榜發不得售。君生性疏懶。凡有著述。隨手散棄。今此二冊不知流落何所。稿末附有酒令燈謎等雜作。無不雋妙。郡人士至今猶能道之。是上海小說家。當推孫韓二先生爲祭酒。不出數年。亦如電光影戲之波濤澎湃。隨其性質。而有種種之名稱。曰神怪小說。曰言情小說。曰家庭小說。曰倫理小說。曰社會小說。曰歷史小說。曰軍事小說。曰偵探小說。曰冒險小說。曰武俠小說。曰教育小說。曰科學小說。曰滑稽小說。曰理想小說。曰寓言小說。要而言之。則小說不出兩途。一爲理想。一爲寫實。而寫實之小說。更占其大部分。惟今後小說之趨勢。或將由寫實而漸往自然之途徑。至過去暨現在小說之優劣薰蓬。有魯迅之中國小說史略。范烟橋之中國小說史。苟欲詳爲研究。不

可不閱此二書。方今學校以小說列入各科者。因其與社會關係。至爲密切。小說有描寫社會之手段。與批評社會之目的。其最大原因。中國文字艱深。惟小說可使老嫗都解。故小說在中國。較一切書籍爲普遍。因之影響於社會。其勢力亦特大。譬如盜賊之有綽號。婚姻以郎才女貌爲標的。卽一種顯明之反應也。王彭嘗云。里巷中小兒頑劣。其家人厭苦之。輒與以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有顰蹙出涕者。聞曹操敗。卽大快樂。此等刺激而得之感應。至今勿衰。則由於戲劇說書等等。更爲刻劃搬演。以盡小說之奧妙。而小說自身。亦有其微妙之力量。足以刺激社會而呈其作用。昔時一般論者。多以小說爲能勸善懲惡。惟梁啓超論小說與羣治之關係。鄭重其詞。有云。欲新一

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興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何以故。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足以支配人道。而言小說之力有四。曰熏。曰浸。曰刺。曰提。古今小說評林云。此四種力之所以有效。祇是一個迷字。此四種力之所以發生。祇是一個真字。蓋惟其能使人迷。社會乃潛移默化於其間。惟其能真。則讀者乃覺親切有味。更從對象言。小說亦受社會之支配。在專制壓迫之下。有反動之小說。在宗教宏通之際。有神怪因果之小說。更有因婚姻不良。而暢言戀愛自由者。因吏治黑暗。而痛揭其祕幕者。觀於作者思想之遞變。可以覘社會推移之迹。惟自近代以小說爲釣名牟利之具。

作者更以揣摩風氣爲尙。小說之聲價將傾。小說之地位將墮。此所恐懼者也。故評林復言。小說有爲己作者。爲人作者。爲世界作者三種。但顧一己之利益。罔計貽害夫社會。此爲己作之小說。嬉笑怒罵。無非至文。妝點雕飾。便成奇觀。使人注目傾耳。而不覺津津有味。孜孜不倦。此爲人作之小說。若夫爲世界作之小說。則眼先必遠大。命意必高尚。至理名言。絡繹於字裏行間。如生公說法。頑石亦爲點頭。此等小說。有潛移社會。默化人心之功。裨益世界。雖聖經賢傳。亦有所不逮焉。今同學諸君。能注意戲劇與小說二科。足見好學深思。會心不遠。鄙人略貢所知。以供研究。全國社會。事物至繁且蹟。古人所稱隨處留心。皆學問。誠然誠然。卽在滬言滬。形形色色。亦非片語所可盡。諸君不嫌詞費。容鄙

人一一臚陳之。今姑暫息。且說社會上可驚可駭可歌可泣之事。無一不與男女二性發生關係。盜賊綁匪。往往醞釀於賭博場內。古語云。姦近殺。賭近盜。其實有時因姦而出盜案。因賭而出殺案。總之姦盜邪淫數字。莫不有連帶之原因。讀者諸君。曾憶八九年前租界上發生閻瑞生殺妓女蓮英一案乎。閻瑞生之祖若父。爲無錫出身。因到上海營商。故住滬多年。其父中年去世。其母黃氏。含辛茹苦。以十指工作所得。撫養瑞生。幼時入閘北私塾讀書。塾師秦史芬。一不第秀才。家境貧寒。託跡滬北。以訓蒙餬口。因其教書頗認真。居然桃李盈門。坐一隻冷板凳。年復一年。倒覺生涯不惡。閻瑞生就讀之時。年甫九齡。秦史芬喜其非常聰慧。而且活潑無倫。秦史芬以爲此子不凡。夙垂青眼。爰力勉其習。

學洋文。成爲異日有用之材。爲家庭師長增光。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詩曰。

萬。紫。千。紅。競。鬪。春。
誨。淫。誨。盜。尋。常。事。

電。光。更。現。女。兒。身。
誰。種。淞。濱。罪。惡。因。

第七十二回

佳公子白下移家 名倌人黃昏隕命

却說閻瑞生天性聰慧活潑伶俐其塾師竭力勸讀洋文謂定可出人頭地。原閻瑞生之父親生前充長利洋行看房之役。洋東尙能信任。長利洋行房屋地產大都在五馬路滿庭芳一帶。故閻瑞生遷住該處亦。有年。惜其父短命病死之後。其母手中稍有積蓄。故培植兒子尙可勉力從事。閻瑞生日間進私塾念書。復赴英文夜館攻讀。因其天姿甚佳。故纔過三四個月。愛皮西提依已琅琅上口。先讀華英初階一册。又讀華英晉階第一册。拚法已能領悟。塾師命其投攷梵王渡聖約翰書院。其時聖約翰未曾稱大學。院長卜舛濟以全付精神。辦此學校。管理法。

教授法嚴肅非常。惟未照大學編制之前。尙是中等學校程度。閻瑞生攷入中學預科二年。照章先進預科二年。而後可升正科。閻瑞生功課認真。每年升級轉瞬之間。已經七載。畢業名次列在前茅。按之英文程度。已可及大學畢業。後經友人介紹。充洋行寫字之職。月薪百圓。其母係舊社會之女子。見子已成立。乃爲之訂婚。青浦姚姓女。擇日結婚。訂婚之後。其時閻瑞生規行矩步。未嘗放浪形骸。迨民國十三四年。改入百多洋行營業。每月薪水二百圓。恆感用度不敷。時有昔年同學友朱子慶。席先人遺產。不吝揮霍。日夜花天酒地。閻瑞生出入與共。大凡與損友交。情懷格外密切。閻瑞生每向朱子慶愁窮歎苦。朱子慶卽慰之曰。居上海而欲發財。易如反掌。今朝窮漢。明日倏爲富翁。比比皆是。從

前外國人春秋賽馬。其跑馬票之頭彩。得之者仍屬洋商。此中難免舞弊。今則我華商自創之跑馬場。次第營業。萬國賽馬會則在江灣。遠東運動場則在引翔港。跑馬票之彩銀。既不亞於洋商。而一切權柄。悉操自華人。穩當可靠。以銀幣十圓。買一張跑馬票。可希望十餘萬之利益。生財捷徑。舍此無由。閩瑞生聽得心花怒開。卽稱老哥之言有理。斯時瑞生行動。大非昔比。從洋行寫字間。下午四點鐘落班後。無非留連妓館之中。北里之紅倌人。見其風度翩翩。衣服漂亮。咸樂與之胡調。遇江灣引翔港開賽之日。必雇一車一輛。風馳電掣而往。購買香檳票。妄想獲中頭彩。有時挾所歡之妓女。同赴賽馬場。又每夕招呼淫朋狎友。又五百塊一千塊底之麻雀。往往數日不歸家內。如是胡帝胡天。半載有

餘。挪用洋行款項。至二三千塊之鉅。向親友借貸者。其數相埒。迨挪無可挪。借無可借。實際已到山窮水盡地步。而獲得橫財之慾愈熾。遂異相天開。矚結識妓女中有蓮英者。爲開妓院沈老搗之養女。呼爲小本家。沈老搗手頭充裕。積得造孽錢四五萬金。蓮英雙十年華。姿容綽約。十七歲時。有民國偉人之後。江夏公子。一見銷魂。纏頭之費。一擲千金。沈搗婦展其生平逢迎之本領。允公子爲之梳櫛。定情之夕。公子贈以價值二千塊之珍珠。五千塊之金剛鑽。公子原定藏之金屋。已有成議。豈知好事多磨。公子遽櫻疾病。延海上最負時望之醫生診治。誤指爲肺癆。於是太夫人左氏。大起恐慌。因愛子情切。遂嚴厲制止公子尋花問柳。觀卅里洋場。紛華無極。頗爲憂慮。原來偉人爲開國元勛。在龍蟠

虎踞之新都。早置有燦爛莊嚴之邸第。式兼中外。陳設美麗。雖滬邸亦屬洋房。不若京邸之寬敞舒適。決計移往首都。而將滬西之宅。出租於西人爲住所。公子雖中心怏怏。惟母命難違。祇得喬遷白下。暫別春申。左太夫人且安慰其子。謂南京空氣澄鮮。遠勝於滬江之渾濁。療養疾病。易占勿藥。苟能病體早瘳。余當親謁當局。爲吾兒謀一極好之職務。庶不墮先人令譽。公子天性孝順。唯唯遵命。從此公子與蓮英。盟山誓海。都成泡影矣。及蓮英與閻瑞生發生戀愛。中間蓮英閱人已多。交遊日廣。豔名亦日著。所逢王孫公子。富商顯宦。僂指難終。金錢珍寶。私蓄亦不下二萬有餘。閻瑞生此際。內容非常竭蹶。而表面上仍似闊綽。乃向蓮英開口。借取鑽戒一枚。蓮英本有鑽戒三枚。其二不過價值每枚

五六百塊。其最貴重者一枚。足值二千五百塊。閻瑞生悉知底蘊。其目的欲取最貴重之戒。無如女子度量。至爲狹窄。且爲妓者操皮肉生涯。安肯以夜度之資。輕易假予。而且沈鴛婦利害異常。知蓮英以珍飾授人。斷不肯過去。蓮英亦無此大膽。因瑞生與已恩愛。故聆其商借之言。卽以其次等者一枚交付。閻瑞生知此件若進押店。只可二百塊。於事無濟。姑且收而套上手指。翌日。復向蓮英開口。指明欲借何戒。蓮英面有難色。閻瑞生再三哀求。蓮英謂三戒爲日常服御所需。不可須臾離。今汝旣經濟爲難。姑再借予一枚。以五天爲期。萬不能爽約。尤萬不可令吾母知曉。至最鉅之戒。儂視同生命。無出借之理。瑞生聽到此語。頓觸動其機心。卽含糊應之曰。汝旣不願。我決不強人所難。可作罷論。不

必提及。復敷衍數語而去。瑞生回到家中。左思右想。欲獲意外之橫財。竟乏孤注之資本。做强盜。做綁匪。既無同黨。又無手鎗。所負人之款項。逼得無路可走。自言自語。終宵不寐。其妻姚氏。適歸寧母家。苦志撫育之老母。已經去世。家中祇有雇用之大姐一名。娘姨一名。故瑞生當茲生死關頭。絕無喚醒之人。因蓮英視同生命一言。覺欲刼取蓮英昂值之鑽戒。除非結果其生命。此外別無方法。主意既定。待至早晨七八點鐘。匆匆起身。大姐娘姨。向按照例伺候。其洗臉刷牙。端整晨餐送上。乃瑞生神情恍惚。心緒不寧。無意點飢。將粥及菜碟。空置桌上未動。偏是娘姨多嘴。問稀飯漸冷。少爺何以不喫。連問兩次。瑞生只是不答。娘姨又問少爺所用包車夫。現住何處。莫非要換人乎。已多日不歸家中。抑

與少爺同宿洋行內。瑞生勉強回一聲。近日改坐汽車。買價一千八百兩銀子。語畢。卽起身出門而行。女僕當然不敢多言。瑞生不到洋行辦公。業經數日。此際由家門走出。逕往向爲馬夫之阿安處。阿安素爲瑞生心腹。自洋場之馬車落伍。阿安卽學習開汽車。心靈手敏。不到二三個月。已操技精熟。投攷英法工部局車務處。均稱及格。發給開車照會。所有學習之費用。及一切手續。悉由瑞生幫助而成。汽車夫中之老照會。阿安爲之冠。慣爲西人所雇用。顧性情兇橫。動輒與人毆打滋事。故屢次停歇。其時經瑞生薦於朱子慶處。朱子慶一執袴兒。往往因花叢生妬。向人忿爭。恃阿安孔武有力。不啻以車夫而兼保鑣職。聞瑞生當對阿安。盡訴近來苦境。並飲恨蓮英不肯借給鑽戒以救急。阿安云。區

區小事。包管將此戒取到。只消如此如此。好在主人爲君密切朋友。而又頗寵我。今日傍晚。君對主人借用汽車兜風。將蓮英載赴西郊。豈非戒指即可入手。惟君切不可膽怯。我決不致彼之命。君窘迫如此。我受大恩。未曾報答。聊以幫助耳。瑞生知朱子慶每日下午五點至六點。定在小花園妓女媚芸老四妝閣。爰與阿安約定。屆時赴媚芸處。向朱說借車事。由阿安託助手其江。另駕一車。來候主人。他往應酬。替換阿安去幹辦瑞生之祕密。蓋朱子慶家資千萬。置有汽車三輛。阿安所開一車。最爲華麗時式。其餘二車。式樣較老。子慶一味講究出風頭。故不喜御老式之車。當時瑞生與阿安談定走散。屈指計之。今日爲禮拜三。明日引翔港賽香賓票。今須先往一查究竟。但各汽車行。欠債纍纍。屢次

延宕。再往雇車。勢必不應。祇有大新公司一家。僅欠六七十塊。尙可騙坐一次。主意打定。奔進百多洋行電話室。管電話西崽。見是行內之跑樓。當不禁止。瑞生搖機囑大新公司。放一輛汽車。到百多門前。言訖。立即轉身。到門口守候。隔十餘分鐘。車已放到。立刻上車。令開赴引翔港跑馬場。不滿四十分鐘。馳到。將各處所貼廣告。視察一周。知明日確賽香賓。乘車趕回租界。即進迎春坊一街。蓮英處。詐出十分愛情。謂今晚友人約去兜風。瑞生夙知蓮英浪漫成性。一聆此語。必然要求同遊。以出風頭。不料蓮英近來幾日。已有看輕瑞生之意。無非因借取戒指之致。故並未接口。瑞生一想。若不計賺。事將畫駢。乃匆匆走出。往雲南路燕子窠中。抽鴉片烟兩筒。連用腦筋。想一條使蓮英上釣之法。既而昏

昏睡去一。醒轉已近五點鐘。料朱子慶此刻已在媚芸老四處。遂奔至小花園。事有湊巧。子慶剛跨進房間。瑞生以日日同遊。絕不客氣。坐定片刻。即將借用汽車一層。對子慶說明。僞稱須往江灣引翔港兩處。子慶應允。繼又啓齒。於子慶處暫調銀三十圓。明日即可歸還等語。子慶勉強付與。於是瑞生不勝欣喜。急往福致里花寶寶家。書菜單一紙。即日擺酒雙檯。并書請客票十餘紙。擇叫局多多益善者邀之。立命龜奴分發。時已六點半鐘。未幾已有三四客來。先請竹叙。自己即叫蓮英代碰。蓮英應召而至。敷衍兩圈。推別地尚有堂差而去。迨九點鐘。擺設檯面。所請之客。已陸續齊來。再叫蓮英之局。斯時花寶寶房中熱鬧無比。侑觴者圍坐若肉屏風。蓮英一看瑞生今日態度。不過一宵之別。已

大不相同。疑瑞生本日已獲賽馬之彩。故出此風頭。向瑞生肩頭一拍。說所約兜風。大約幾點鐘可以開車。瑞生一想來了。乃含糊答應。一若同乘汽車之人。不知幾許。故示睥睨一切之概。蓮英侍坐許久。附瑞生耳邊。不知說何等祕密語。遂起身去。瑞生暗喜我計已售。及酒闌人散。出而喚阿安。跨進車中。低聲商量下手之方。阿安謂須兩點鐘啓行。否則路上有行人。殊覺不便。現僅過十一點。尙非其時。瑞生云。我自有方法。乃卽驅車赴蓮英家。適蓮英堂差甫回。瑞生云。我此刻尙有和局。再隔一箇鐘頭。來此請汝用西餐。餐畢。然後去兜風。何如。蓮英大喜。稱好極好。瑞生爰偕阿安。將汽車停放迎春坊左近。而再赴燕子窠。吸烟以增加氣力。且免疲倦。約在零點二十分光景。再度至蓮英家。蓮英

已盛妝相待。與瑞生攜手同行。先到四馬路倚虹樓西餐館。揀最舒服之十七號房間坐定。二人所點之菜。均甚名貴。挨次用畢。爲時已一點三刻。而後出西餐館。瑞生令阿安往靜安寺路。由靜安寺轉徐家匯。繞行法新租界一週。雖如此說。暗中已由阿安打定主意。從靜安寺路入大西路。轉虹橋路。距飛機場不遠。時已二點四十分。路上絕鮮行人。月淡星稀之候。雷奔電掣之中。女子所最感不便者。厥惟溲溺。蓮英從倚虹樓動身以後。走有一小時。從家中出外以後。足有二小時半。在汽車中伸縮縮。瑞生早已算到。卽謂之曰。此地已無行路者之蹤迹。姑往草田間解之。除略沾零露外。決無他之虞。我可伴汝同行。蓮英將外罩之春紗旂馬甲卸脫。瑞生卽喚阿安。在道旁煞車。一面挾蓮英下車。走

下馬路。因田中已木棉下種。青草乾淨。不致舉步而生荆棘。甫走七八步光景。阿安隨後亦來。一霎眼。走至二人身畔。瑞生卽喝道。蓮英。汝今日識相些。快將所戴戒指交我。汝若不識相者。休想生歸家門。蓮英此時嚇得魂不附體。渾身發抖。欲語而齒牙相擊。語不成聲。阿安直前將蓮英左手捉住。硬將其鑽戒。蓮英大喊阿呀一聲。用盡氣力掙扎。阿安恐有人經過。則前功盡棄。迫而出其辣手。將蓮英推倒地下。用左手叉住其咽喉。右手取其戒指。連玻璃翠戒指一隻。紅寶石鑲嵌戒指一隻。一并攫取。一不做。二不休。阿安覺得蓮英尙有氣息。乃授戒指於瑞生。兩手一齊用力。登時蓮英氣窒而死。阿安恐其蘇醒。立起來。將左足猛踢蓮英肛門一下。放出臭屁。從茲返魂乏術。阿安將蓮英裏衣解開。

取其頸項上金練一條。暨裏外金鈕扣六粒。翡翠鈕扣四粒。衣袋內鈔票十八圓。銀角五枚。盡其所有。納入自己褲袋內。而後招呼瑞生一同返身。開足汽車速率。如飛歸滬。以爲此事人不知。鬼不覺。千妥萬當。抵滬已三點三十六分。瑞生開大東旅館一百念四號房間。囑阿安開回朱子慶車房。將汽車停好。亦來大東商量善後辦法。聞瑞生之意。除鑽戒一枚外。其餘物件。悉由阿安取去。作爲路費。先遁至蘇州。探聽風聲。若至風聲緊急時。再赴南京。由南京再出。則漢口一埠。認爲不便。取道津浦路北行。阿安云。徐州渠有朋友。姑赴徐州暫住。瑞生以爲甚好。至於阿安問瑞生計將安出。瑞生亦已定見。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詩曰。

第七十二回 佳公子白下移家 名倌人黃昏隕命

花。遍。園。林。景。萬。千。
晨。鍾。暮。鼓。誰。深。省。

誨。淫。誨。盜。風。流。傳。
萬。惡。申。江。誤。少。年。

第七十三回

結交損友應被狐疑 偵探行踪誤於鴉片

却說閻瑞生與阿安共商逃走之方。瑞生云：我妻現回岳家。我須往青浦晤面一次。天明之後。我到馬立司家中。揀值錢之物。隨身攜帶。卽刻啓程往青。何時遠出。探知滬上風聲再定。汝則務必迅速離開。汝身上之物件。隨地可以易錢。我之金剛鑽戒指。共三隻。在上海勢不可出脫。惟有帶到遠方變賣。或質當。天亮在卽。禍已闢大。惟有走爲上著。二人正談話間。大東旅館一百念四號房間。玻窗已漸生白光。阿安遽欲出去。還是瑞生機警。說天氣太早。不便卽出。姑留一箇鐘點。汝先走路。我則待七點半而後回家。斯時瑞生身上有鈔票五十餘塊。因借得朱子

慶之三十塊。碰和竟大勝。除和酒頭錢下脚外。尙盈餘此數。故不愁無水行舟。計劃已定。阿安依言別去。瑞生覺身體疲乏。安躺下鉄床。假寐片時。方矇矓間。忽見蓮英頭髮散披。滿面流血。圓睜兩眼。舉起雙手。向瑞生直撲過來。瑞生大喫一驚。正思抵抗。忽又有人自背後將其推跌。原來南柯一夢。驚醒之後。冷汗遍體。勉強捱至七點敲過。從東方旅館走出。歸至家中。開進房間。翻箱倒篋。想把男女皮衣幾件。捲之而去。又嫌其笨重不便。檢點其妻首飾匣。詎知早經帶去。遂將床上湖色熟羅夾被。摺疊起來。未曾摺好。自言自語。閻瑞生直正發癡。此種不值錢物。要他何用。既而見箱子頭上。安放留聲機器一座。係平日心愛之物。立於沙發上。將機器取在手中。忽又轉念。是物比皮衣尤重。豈可攜之遠

出左不好。右不好。一聲歎氣。適所用大姐。走進房門。問少爺要喫稀飯否。瑞生答曰。不要喫。將身斜靠沙發上。定一定神。立定主意。一物不帶。日後倘天地保佑。安穩歸家。則目前應用大小物件。仍爲我所有。今木已成舟。祇好一切不顧。思索片時。起身將房間鎖好。匆匆出門。往新閘橋。附青浦小輪船而去。說到蓮英屍身。被勒殺於虹橋路田中。天剛破曉。滬西鄉民。挑菜蔬來租界售賣者。成羣而過。瞥見女屍一具。相率驚駭。頓時圍觀者不少。八點光景。靜安寺捕房。派中西包探。到場查勘。將該屍載赴斐倫路驗屍所。候報請會審公堂檢驗。斯時蓮英之母沈鵠婦。見蓮英一夜不歸。憂慮難堪。盤詰房侍等。昨夜如何出去。事前閩瑞生來說何語。開看其儲藏首飾之小鐵箱。則鑽戒三隻。均已不見。沈鵠

婦益加著急。猜得凶多吉少。逮十一點鐘。有燒湯一名。自外邊飛奔而來。急喊小本家出去。失掉性命了。已由巡捕房收屍去了。沈鵠婦一聽。捶胸頓足。大哭起來。各房間先生大姐。咸奔來問訊。問燒湯此凶信何目而得。燒湯氣喘吁吁說。纔在石路上。遇見喫外國飯之王家裏。坐於包車上。對我說。蓮英被人弄死。在徐家匯地方。其母曾否曉得。快到靜安寺巡捕房裏去問問看。我再要問下去。拉包車赤老。卽如飛而去。此王家裏。亦小本家熟客。其言應非瞎說。却說捕房包探。看女屍裝束。決爲妓女無疑。乃派夥計分頭探訪。半點時。已得有信息。知爲蓮英。遂來報告其家。適沈鵠大哭。衆人紛紛擾擾。經探夥一說。咸知蓮英之死。確實無疑。該探夥云。徒哭無益。現在須同赴捕房。將死者出去情形。仔細

報告而後可偵查兇手何人。沈鵠始收淚。乃略部署。偕同蓮英房內做手阿彩金。請探夥率領。雇坐黃包車三輛。飛馳到靜安寺巡捕房。先向門差說明。門差稟明西捕頭。捕頭傳沈鵠等二人。入寫字間。詰問口供。遂由沈鵠供稱。我爲蓮英之母。昨夜一點鐘。熟客閻瑞生領蓮英出去。坐汽車兜風。從此不歸。事前我不曉得。阿彩金接口陳述。閻瑞生日中如何。晚間在別處碰和喫酒。如何來叫局。及一點鐘。如何帶蓮英出外。捕頭問何以無大姐跟隨。阿彩金云。因先生關照。不要跟去。捕頭令屍親。須赴驗屍處等候。領屍收殮。一面由捕房爲爾緝拿兇手。並問蓮英身上手飾。價值若干。沈鵠云。金珠約值一千塊。金剛鑽戒指三枚。約值四千塊。旁坐書記。一一寫明。然後退出。阿彩金等趕回家內。預備往驗。

屍所收殮。言定外場相幫數人。本房間做手三人。帶齊點心零用。由帳房領導。姑且慢表。自捕房得到報告後。料定非爭風喫醋之案。而爲謀財害命無疑。閻瑞生殊有重大關係。承辦是案之包探黃潤甫。派其通班夥計。分頭查訪。知閻瑞生曠廢洋行職務。買跑馬票。妄想發財。如醉如癡。挪空行中公款。借貸朋友私款。業已債臺高築。其與妓女有關係者若干人。而於蓮英之相交。至若何程度。亦可明瞭。所日日同遊。交情最密切者。爲朱子慶。而子慶之車夫阿安。同時失蹤。卽是案之要緊關鍵。捕房乃先傳朱子慶另一車夫其江盤問。其江供稱。是日下午六點。阿安囑其駕車伺候主人。係代替阿安。至阿安有何事。不得而知。夜中何刻駛車歸家。我早已安睡。亦未知悉。捕房復傳朱子慶詢問。因其體

面商人優加待遇。朱子慶稱。我與閻瑞生幼年同學。素有來往。北里冶遊。往往偕在渠向我借錢。亦尋常事。蓮英與之深交。固人所共知。當日下午五點多鐘。覓我借汽車。云到江灣引翔港兩處跑馬場。我不疑其有他。究竟開赴何處。因車夫不知去向。無從查究。至於閻瑞生是否致死蓮英。事關重大。誰人肯與同謀。當日傍晚。公共租界會審公堂。派員蒞驗屍所。檢驗蓮英傷痕。佯作報告。被人手叉喉嚨。氣窒身死。肛門有足踢傷一處。填明屍格。由其母購棺裝殮。此事喧傳遐邇。皆知妓女蓮英挾有珍寶。以致閻瑞生刼其物而斃其命。瑞生自到青浦岳家。與其妻會面。妻訝其在洋商處服役。何以能無端曠職。瑞生佯爲近患肺病。故洋東許其告假調治。其妻亦不疑。瑞生惟蟄居斗室。託人購新聞報。

閱之。兩宿既過。忽謂其妻曰。療養肺病。莫好於莫干山上。我預備卽日到杭州。轉赴莫干。大約二三星。卽返上海。屆其時。作書關照。勿必憂慮。言畢。手攜小衣包一件。告別妻與岳母而行。其岳母再三挽留。云賢壻久未來。此知素愛喫。尊菜炒牛肉絲。余今天正備是肴相餉。姑且一嘗。鄉村風味。何必急遽若斯。瑞生佯言。壻略有肺病。醫生戒食牛肉。有負美意。遂堅辭而行。原來姚姓並無子嗣。只生二女。瑞生妻行二。家境小康。其岳母以瑞生爲快壻。聞上山養病之事。已封好袁頭五十枚。贈爲旅費。瀕行。納於瑞生衣袋中。叮嚀而別。豈知瑞生見報登自身所犯之案。捕房緝拿。非常緊急。風聲鶴唳。片刻難安。決計離青浦。由安亭站上車。至蘇州下車。雇黃包車入閭門。先尋當舖。將鑽戒一枚。當洋銀二

百三十塊。後至小菜館洗臉泡茶。徘徊二小時許。乃進飯店果腹。託堂
館暗中領導。赴鴨蛋橋沿浜小街內。私售燈燠之家。開燈過癮。捱至十
點鐘左右。復雇車馳赴車站。等上海來之夜車經過。買票登車。一點零
五分開行。七點抵下關。坐馬車入城。到狀元境。擇一家靜僻之旅館。暫
時休息。自思南京地方。雖極其遼闊。但火車一日數班。交通太便。不免
耳目昭彰。還是從津浦路北去。况阿安曾說過。亦在徐州。決計住宿一
夕。渡江而去。復想到身帶之兩鑽戒。作何處置。與其典質。不如脫售。可
以多得洋銀。乃於晚飯之後。問本京珠寶店聚集何處。茶房答稱三山
街。瑞生遂雇街車拉至三山街。則見綢緞洋貨銀樓金號。鉅肆林立。下
車走一段馬路。擇一裝潢華麗之珠寶古玩鋪。走進先問。有金剛鑽石

出兌否。一面貌白皙之青年店夥接應曰。有。本號貨真價實。比別家格外克己。比上海蘇州尤覺便宜。且上海蘇州金子收入與兌出相差三四塊錢。本號出入一律收買舊金。並無折扣。該夥一面說。一面將瑞生仔細察看。曉得此位朋友。定是上海客人。非政界中人。卽近洋派大商賈。殷勤招待。瑞生繼言。我有一鑽戒。想調換一隻。因原物不大稱心。店夥說尊駕之戒。先請教請教。瑞生取出戒指。云此戒重一克半。偷不調換。煩估看值價幾何。店夥反覆諦視。又傳於他夥審查。開口言。本店照樣之貨。兌出須四百八十塊錢。若收進。則打八折。瑞生算來。可用三百八十四塊。較當去便宜許多。故意計較良久。謂必須滿四百塊。後該店增多十二塊。以三百九十六塊成交。此時最鉅之一戒。瑞生尙保存

未售。該珠寶古玩鋪。實則內容不甚充裕。故一筆鉅大出款。七拚八湊。南京又祇有小洋票。而無現角銀。故鈔票現洋之外。搭用不少小洋票。及銅圓十餘千。瑞生之意。銅圓重笨。不便攜取。小洋票他埠又不能通用。定欲該鋪調換鈔票。該鋪面有愧色。自己覺得說不過去。勉強至附近錢攤上。換得洋數圓。一塊頭鈔票若干張。一筆貼水虧耗。當然闔瑞生晦氣承認。瑞生收拾銀洋。剛出鋪門口。有一名南京市公安局偵探。無意中經過珠寶鋪門前。見鋪中有一面生之人出來。探夥尾隨其後。見喚黃包車至狀元境者。南京黃包車。非比上海租界馬路寬闊。可以絕塵而馳。此地拉得極慢。人若跟在後面。步稍帶緊。斷不會落空。此探夥一直跟到狀元境。目覩闊瑞生走入名遠旋館。亦隨後而入。則見

旅客名牌上第九號房間。爲青浦張君。探夥詢帳房。纔回房內之客。是否姓張。青浦人。其人當何職業。帳房鼻管裏透氣說。每日旅客來往。不知多少。誰人有閒空工夫。一一詳查其履歷。探夥說。難爲掌櫃。看一看。日流簿。是否註明。帳房見其當公人役。披一件老虎衣於身上。又不便發作。祇得翻開帳簿。指與觀看。九號房寫明張聽秋。籍貫青浦。三十歲。正頭洋貨業。從上海來。往漢口去。到本京探友字樣。該探夥潛赴九號房外。窺探行止。則見瑞生在小小電燈下。將鈔票一一辨別真贋。旣而盤查數目。每百塊一包。好像有五六包。還有餘賸零數。探夥更加疑心。猛想方在三山街珠寶舖出來。欲知其錢之來歷。可再去查問舖中。決計回身到三山街。此珠寶古玩舖。正預備收市閉門。探夥步上階沿。叫

聲掌櫃。請問二小時前。有人到寶號買賣。其人上海口音。未知是何項交易。店夥見爲本街之鄰居。早晚相遇。雖不知其姓甚名誰。而却知其綽號叫七條麻子。現役當公安局偵探。爰好好相告。頃來主顧。稿爲上海人。身穿西裝。場面闊綽。將所有鑽戒一枚。鑲鑽石一粒。在本店兌去洋銀。實不相瞞。探夥云。原來如此。其光景正道否。店夥答稱。似正當商人。決非匪類。探夥點頭不言。凝思片刻。說聲驚動對不起。上大街而去。原來七條麻子鴉片癮極大。在家內夜膳出外。正欲赴私售燈吸之。魔開燈過癮。忽有閻瑞生映入眼簾。卽釘稍偵察。輾轉延宕二三小時之久。不覺鼻涕眼淚。一時並作。三步改走二步。跑到省長衙門南首一條小街內孫老總家。狂抽亂吸。燕子窠老閻人呼孫老總。今日問其來何

第七十三回 結交損友應被狐疑 偵探行蹤誤於鴉片

遲晚。有何等緊要公事。七條麻子一似未曾聽見。絕不回答。南京人慣吸川土。性質殊淡。七條麻子連吸十餘筒。方始神清氣爽。滿身舒暢。仙乎仙乎。身畔抽出品海牌香烟一支。徐徐而吸。香烟將完。復將身躺下。閉目面想。所見之人。究竟來歷是否可靠。聽得老正講。上海出幾件鉅案。兇犯在逃。租界巡捕房包探。寫信到此。託留心緝拿。以我眼光觀察。其人不無可疑。應否報告老正。正在躊躇。詎知已朦朧而入黑甜鄉。大凡吸鴉片烟之輩。烟癮發作。每搜筋縮脈。醜態不可言狀。驟然抽吸。快活無比。若從無烟癮者。吸之而欲睡不能。一班老槍則反是。癮既過。往往一霎那間。鼾聲大作。七條麻子因多走路。兩腿覺甚酸軟。此時精神方在回復。故昏昏不省人事。栩栩如仙。比一覺醒來。不但更深夜靜。而

且同志者均已星散。孫老總笑謂七條。今日態度特別夜深矣。再吸數筒。請回去罷。七條麻子自言自語。我奈何胡塗至斯。此刻偵查圍毆生之心。飛往九霄雲外。銷滅得乾乾淨淨。諸君可知禁止吸食鴉片。殊爲中國根本救亡之政策。戕賊同種。貽禍全國。大問題言之不能盡。人人有嗜好。定致銷磨朝氣。玩忽職務。金錢之耗費。不可勝數。六何無限青年。自暴自棄。甘心沈溺。傷時之士。感喟靡窮矣。言歸正傳。七條麻子復吸三筒爲尾聲。走出孫老總門口。踉蹌歸家。其黃臉婆子開口罵曰。鴉片鬼直至此刻方回。家內明日煮飯之米。還在店家之米囤中。要緊爾之黑飯。連我之白飯一概忘記。七條無言可答。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詩曰。

第七十三回 結交損友應被狐疑 偵探行蹤誤於鴉片
好花墮瀾事尋常 象齒焚身爲謾藏
賭近盜兮姦近殺 名言至理可相忘

第七十四回

自作孽浪蕩子斷頭 苦出身警察廳理髮

却說南京公安局探夥七條麻子烟癖極深。半夜歸家。被其老婆斥罵。氣得發昏。遂上牀和衣而睡。初時羞忿交加。輾轉不能成寐。迨天已白。亮始鼾聲如雷。而閻瑞生在名遠旅館九號房間。檢點鈔票之候。絕不料有人在門外窺探。七條麻子出旅館後。茶房卽關照瑞生云。頃有當公事之鴉片烟鬼。到此東張西望。不知何故。瑞生聆之。嚇得魂不附體。正俗語所謂做賊心虛。急急將鈔票六包并鑽戒。在肚腹兩腿。貼肉緊繫。喚茶房佯言。明日頭班火車。須往蘇州。此處離站太遠。恐脫班誤事。故今夜趕赴下關住宿。將房金小帳。一并付訖。另給茶房酒資銀角四

枚。該茶房歡天喜地。稱謝不置。瑞生自名遠旅館走出。到夫子廟前。見兜攬生意之皮蓬汽車。言定銀幣四番。載赴下關東南飯店。一霎間風馳電掣。十餘里馬路。不滿三十分鐘。已經達到。既下車。輾轉覓到一家小客棧。胡亂權宿一夜。並未住東南飯店。此亦瑞生機警處。明日絕早起身。洗臉畢。購大餅二枚。糰飯一團充飢。即雇坐黃包車至碼頭。渡江上浦口火車而去。且言南京城內七條麻子。直睡到十二點鐘光景。方始醒來。猛省昨夜名遠旅館可疑之人。忙起身趕至探長處。此探長名李晉鄉。係南京市公安局偵緝隊領班。從頭至尾。報告一遍。李晉鄉云。無贓無證。不便拘拿。須再去詳細盤問。七條麻子奉領班命令。回到家。喫過中飯。拿出身上所帶烟泡。用開水一杯吞下。而後打起精神。跑

到狀元境名遠旅館找。九號房內旅客豈知不等光顧。早已鴻飛冥冥。不知所之。七條麻子嗒然若喪。自怨吸鴉片烟誤事。悔之無及。然益信其爲犯案之匪徒無疑。連喊可惜可惜。閻瑞生上車北行。車票買至徐州。因阿安曾開明通訊地點。其所識友人在徐州北關熱鬧處。開張客寓。容易訪尋。故一口氣直抵徐州車站下車。詢悉路逕。步至北門外。果然有大平安客寓招牌。入門問掌櫃。有無阿安其人。掌櫃對瑞生打量一番。答曰。爾所問者何姓。當何職業。此言出瑞生意外。沉吟良久。依稀記憶。去年代阿安寫過一函。似阿安鄭姓。卽說是鄭阿安。向在上海做生意。充開汽車之役。掌櫃云。說得不錯。但其人現不在此。如欲代找會面。可以使得。瑞生說如甚此好。難爲掌櫃。我卽下榻貴寓以待之。乃揀

一號最清潔之室。稱爲官房。大平安內外人等。閻瑞生係上海來之貴客。格外奉承。閻瑞生易名王祥初。征塵甫息。瑞生覺得疲乏。因上床休息。剛逾三小時之譜。侍役引阿安進來。二人會面之下。驚喜交集。閉上房門。密談良久。阿安以爲徐州距離上海。有二千里之遙。斷不慮爲人窺破。姑且安身於此。勿必再赴他地。瑞生亦以爲然。乃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照迷信者所言。蓮英冤魄。一路追蹤而來。逮瑞生徘徊逆旅之際。竟已被其探知。趕至。當瑞生受客寓諸人之歡迎。卽出其身上纍纍之鈔票。從容行使。客寓中覩其排場闊綽。益目之爲上海之富商。官房值役。名喚大林。年三旬外。人極忠心。惟素嗜杯中物。每飲輒醉。醉則頓失本性。胡言亂語。不知所極。瑞生抵寓之翌日。卽給賞其酒資一圓。大林

不勝欣喜。入夜倩人替役。卽懷此一圓銀。餅獨出小酌。途遇同業張姓友人。素相大林與之親暱。遂拉共飲。酒逢知己。逸興遄飛。不覺酩酊大醉。盛稱上海客人。手面闊綽。行動漂亮。如何如何。且挾有巨資。向人索當洋行買辦。指手畫脚。說之不停。適旁座有一名銅山縣公署法警唐清。刁惡異常。言者無心。聽者有意。聞大林醉語。甚爲注意。暗想徐州雖律浦鐵路交點。而非通商鉅埠。彼上海之洋行買辦。到此何幹。倘果如寓役所說。不免可疑。當時佯爲不知。大林未走。唐清先行。密遣人至大平安客寓。查究閻瑞生來歷。方悉閻瑞生因鄭阿安而來。唐清潛去報告銅山知縣。指鄭阿安閻瑞生有犯罪嫌疑。由上海逃避到此。銅山縣知事。借巡查客寓之名。將閻瑞生帶去。阿安命不該絕。是夜正下鄉。欲

尋鄉村僻靜處。僦屋一椽。偕瑞生作久居之計。遂得漏網。瑞生被縣署法警搜查行李。得鈔票五百餘圓。并金剛鑽戒指一枚。猛然想到上海郵寄到之新聞紙。登載妓女一名。因鑽戒被劫。釀成命案。原來卽是此人。且上海租界巡捕房。懸有賞格。我們全班法警。可以發一注財。遂立刻稟明銅山知事。知事開庭審訊。瑞生自知此案既破。萬無倖免之希望。然不打自招。斷乎不願。知事問姓名。答王祥初。問年歲。答三十。問籍貫。答青浦縣。問職業。答英文教員。官說王祥初是汝之假名。汝原名閻瑞生。本縣已曉得明白。從實供來。免受刑罰。瑞生一味狡賴。稱實是王祥初。從未認識閻瑞生。再三盤詰。矢口不承。銅山知事。以此案非用刑不可。但民國法律。禁止刑訊。決定俟夜靜更深。提庭再審。諭暫時收押。

退庭後。授意唐清。將該犯另押一處。私刑拷打。果然被唐清同夥計。將刑具排列。略施鞭責。瑞生已苦痛難堪。不能圖賴。一一吐出真情。唐清復哄騙之曰。庭上若不翻供。則縣長必施恩典。從輕貸汝死罪。汝若不信。我以全家担保之。迨至半夜。知事復開庭。簽提王祥初至案。將法警偵查之口供單。逐一訊問。斯時瑞生知死期將屆。若不承認。徒喫痛苦。即從實說出。此事如何起意。如何實施犯罪。如何致死蓮英。本人如何出走。阿安爲我所請幫忙。求不必去辦他。我一人抵命可也。書記錄畢。口供令閻瑞生在供單上簽押。而後將瑞生釘鐐收禁獄中。一面發電關照上海公共租界會審官。請派差持文來徐迎提。歸案訊辦。於是上海各報。又喧傳蓮英命案中。正兇已獲。公共公堂飭知捕房。派原辦包

探黃潤甫帶齊夥計。費公文。星夜動身。赴徐州銅山縣投遞。銅山知事。傳黃潤甫進署。面詢一切案情。諭俟備就復文。准將人犯帶滬。黃潤甫叩謝而出。借宿鐵路飯店。全班法警。來與黃潤甫接洽。領取賞銀。所懸之格。本爲一千圓。黃潤甫照例提回扣二成。而銅山法警。以絕大一筆財香。不願分肥。定須領足。兩方辦公人役。在鐵路飯店中。始而彼此客氣。繼而忿爭。幾乎動手打架。黃潤甫一面孔。倚仗洋人勢力。驕傲之極。豈知內地司法衙門。純是老式。不來買汝之外國帳。黃潤甫強硬無效。只得軟化哀求。原來銅山縣知事。亦是一位貪財包龍圖。其獲得此缺。係花袁頭二千塊。向江蘇省長衙門買來。此項賞銀。須半數歸於知事之囊。且閻瑞生行李中抄出之五百多塊鈔票。知事曉得以後。託名

充公。一并弔進內署。誰敢查其根底。故法警非如數領到賞銀。公文與人犯。不肯發出。黃潤甫非但回扣無着。反多出幾項名目。加一筆意外之損失。迨各費付足。始於半夜時。由銅山縣全班法警。協同警備隊一排。將閻瑞生自獄中提出。押坐黃包車前呼後擁。到鐵路飯店。交黃潤甫收管。附交原贓鑽戒一隻。法警將其手銬開去。由探夥另用洋銬一付。足上鐐亦開還。黃潤甫與各夥商量。防閻瑞生帶銬逃走。想出一條殘忍惡毒之計。用小刀將其肩膀上戳一洞。用細鍊穿入。名穿骨鎖。血肉淋漓。慘不忍賭。黃潤甫辦此案後。不多時。被人用手槍暗殺於三馬路。鎗彈洞穿肚腹而斃。未始非殘惡之報。在徐州鐵路飯店之翌日。黃潤甫帶各探夥。押閻瑞生登程南下。爲時僅兩日一夜。已抵上海交差。

會審官因欲明瞭案情起見。訊供不厭求詳。並傳朱子慶到堂質審。朱子慶於蓮英命案。委無關係。僅閻瑞生向之借用汽車。雖有幫助犯罪之嫌疑。事先毫不知情。無干脫累。閻瑞生經會審官訊實後。擬判死罪。將全案卷宗。詳請江蘇督軍核示。民國暫定租界章程。凡死罪之犯。由上海護軍使執行。此案經督軍批准。閻瑞生死罪。覆到之後。會審官飭知捕房。將閻瑞生裝入囚犯汽車。派探捕多名。連同案卷。送請龍華護軍使衙門。執行鎗決。閻瑞生受過高等教育。極有才幹。西人亦頗器重之。目爲華人中有用之材。因揮霍而虧空。因虧空而存僥倖心。一念之差。致自殺其身。凡類於閻瑞生之少年。不可不及早覺悟。若入迷途而不返。其不至身敗名裂者幾希。黃潤甫之遭暗殺。案終未破。無由明白。

其原因。區區一捕房包探。人格可想而知。此案無政治意味。不難斷言。記者忘却一件大有政治關係之暗殺案。試補述之。袁世凱稱帝之時。其心腹羽翼。布滿要道。卽如上海鎮守使一官。改爲護軍使。最著名之鄭汝成。不得善終。人人曉得。繼之者爲楊善德。盧永祥。何豐林。此數人。皆純粹北洋派。當時淞滬警察廳長徐國樑。爲北洋派唯一之忠臣孝子。查徐國樑出身卑賤。天津人。業理髮匠。任湖北督軍之王占元。本袁世凱之馬夫。袁世凱練兵小站時。王占元自馬夫拔爲差弁。徐國樑爲王占元整容。王占元贊美其手術之精。引見袁世凱。遂又服侍袁世凱。及王占元鵬飛鯤躍。從旅長師長。升任湖北督軍。徐國樑初欲跟隨王占元。王占元以其手下。有目覩徐國樑執刀奏技之人。殊不雅致。遂力

第七十四回 自作孽浪蕩子斷頭 苦出身警察廳理髮

保於袁世凱之前。袁世凱見徐國樑服役之時。忠心耿耿。卽畀以淞滬警察廳長重任。袁氏旣死。看風使篷之徒。在在有之。大都觀望徘徊。患得患失。徐國樑受袁氏豢養之深恩。絕無貳志。北洋派均知其忠實可靠。故他缺一年或數易人。官如傳舍。獨徐國樑久於其任。居然擁資數百萬。娶妾六七人。享盡人間豔福。官運之紅。一時莫比。雖屢次政局變動。而淞滬廳長則安如磐石。對於地方士紳。亦尙客氣。最奇者。與湖北王占元。同是目不識丁。公文用印。固有監印之人。若私人函札。署名之下。須蓋小圖章。徐國樑每交圖章於祕書之手。恐上下倒轉之故。昔年滿洲瑞澂。官至江蘇布政司。護理巡撫。讀遊弋二字爲遊戈。肄業二字爲肆業。較之徐國樑。猶彼善於此。所娶之妾。二爲北人。四爲南人。其四

姨太太。係滬北妓女。原名花桂芳。略識之無。徐國樑有時倚翠偎紅之際。唱幾聲不完全之戲。花桂芳戲曲甚佳。聆其所唱。輒掩口胡盧。徐國樑爲之赧然。上海華界警察。人數較租界爲多。自鄭汝成到上海。巡警悉用北人。南省人之服務者。開除幾盡。故惟有北人任廳長。易於鎮壓。民國十一年。江蘇督軍齊燮元。以蘇浙兩省唇齒相依。而上海究隸江蘇。乃歷年以滬杭甬鐵路之關係。浙之於滬。呼應比本省反爲便利。維時浙江督軍爲盧永祥。上海護軍使爲何豐林。盧何二人。向甚聯絡。何豐林介於齊盧之間。待遇似有所軒輊。時蘇浙之裂痕。尙未顯著。厥後兩省意見。日深一日。其內容複雜非常。表面因臧致平楊化昭。爭福建地盤而失敗。投盧永祥麾下。盧永祥納之。仍付以兵柄。蘇當局藉口。浙

不應容此叛將。於焉啓釁。卒使兩省民衆。水深火熱。痛苦不堪。方開戰之先。有人竭力運動徐國樑。謀淞滬巡警之獨立。徐國樑始終服從此政府。以維持上海治安爲宗旨。運動之人。賂以鉅萬之金錢。並以崇高之爵位。爲未來之條件。鉅國樑徬徨終夜。利害兩方。自己不能取決。乃與其祕書陸琢齋商議。陸琢齋稱廳長從政有年。宦囊充物。名成業就。目前惟有抱保守主義。俟有機會。再圖發展。蘇浙失和。不知鹿死誰手。不宜捲入漩渦中。即使因此而祿位不保。亦可以爲面團團之富翁。優游海上。領略世外桃源况味。拒絕其賄賂。誠光明磊落之行爲。倘不客氣而乾沒之。彼方將奈我何。廳長宜不爲所動。斬釘截鐵以絕之。徐國樑恍然大悟。將運動一方。嚴詞謝卻。此事未曾決定時。不免患得患失。

憂形於色。其二姨太太。係北京小家碧玉。徐國樑於諸妾中。最爲寵愛。及見徐國樑面有不豫之色。多方解悶。情話喁喁。謂去年秋。妾等游上海城隍廟。有一談相之人。圍繞而問休咎者。不知其數。僉目爲神相。招牌名吳鐵口。妾出以遊戲。亦請其看相一次。據云。今年八月。妾有流血之災。當祈禳以解之。妾付之一笑。現在已屆九月。吉凶之徵象毫無。此等術士。信口開河。偶然談言微中。無知識者。驚爲神奇。其實盡是滑頭。一文不值。老爺以爲然否。徐國樑頷之而已。上海一埠。繁華甲於全國。以洗澡一端言。有所謂洋盆官盆特別盆客盆種種等級。應酬之周到。裝潢之華美。非他處可及。不料霹靂一聲。徐國樑卽畢命於斯。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詩曰。

第七十四回 自作孽浪蕩子斷頭 苦出身警察廳理髮

劉。項。原。來。不。讀。書。

英。雄。盡。是。腹。空。虛。

咬。文。字。嚼。寒。儒。態。

莫。救。貧。窮。學。五。車。

第七十五回

効忠直系徐輔洲捐軀 遭罵離家畢庶澄負氣

却說淞滬警察廳長徐國樑。以理髮匠出身。任上海商埠要職多年。姬妾成羣。囊橐豐富。頤指氣使。顧盼自雄。除與政界要人酬酢之外。每日偕幕僚飲酒打牌。以消遣。迨下午五點鐘。乘汽車。赴公共租界石路上沂園浴堂浴罷。在坑榻上安睡一二小時。然後出外。或赴宴會。或與二三知己。冶游妓院。習以爲常。隨身祇衛兵一名。並無他人。現任職官。本不許冶游賭博。犯者經人訐控。謂之不守官箴。但洋場數十里內。胡帝胡天。形同化外。在滬之大小官吏。莫不尋花問柳。選色徵歌。復有與上海爲鄰之各地方官。因交通上之便利。朝發可以夕至。皆微服而來。挾

妓飲酒忘其爲身膺民社爲一地方之表率者故上自王公大臣下逮佐雜末僚悉視上海爲公共之娛樂場所焉。徐國樑當時循例入沂園濯纓濯足悠然自得。從五點一刻始七點二刻浴興旣闌振衣出外是日適有天津來之舊友卽王占元之姻親亦任陸軍少將之職徐國樑爲之設宴洗塵訂席於小花園鵲紅家滿擬出浴後去作東道主人詎料甫出街口衛兵早啓車門以待車夫整備撥動引擎而砰訇一聲鎗彈橫飛而至擊中徐國樑右邊頸項徐國樑喊一聲不好了第二彈接續而至射於背上徐國樑立即倒地斯時衛兵一手拔出勃郎林正欲描準還射時兇手立馬路斜對面距離衛兵約有十二三碼衛兵瞥見兇手向人叢中逃逸不敢發鎗拔步狂追無如石路上一晝夜二十四

小時間。常常人山人海。兇手已經逸去。而此衛兵心慌意亂中。但見向前飛奔者。認定爲兇手。被其竭力抓牢。不管三七二十一。揪扭作一團。其時巡捕見熱鬧之區。猝然發生暗殺案。卽狂吹警笛。四面站崗之華印各捕。聞聲畢集。見衛兵抓牢之人。知爲兇手無疑。當將此人接手帶住。話分兩頭。徐國樑由各巡捕扶起。血流遍地。不省人事。車夫下車。幫同納入車廂。至此巡捕暨圍觀之民衆。方知是上海警察廳長。遭人暗算。一霎時。四馬路老巡捕房總巡。率同中西探捕三四十人。或乘腳踏車。或不及乘車。而跑步到場。詢問情節。總捕命將受傷人。派中西探目數名。保護速送海格路紅十字會醫院。泊乎入醫院後。中西各醫生。檢察傷處。知右項一彈。已穿左面頰而出。舌去其半。背部一彈。未曾穿出。

肝部肺部腸部均受損甚鉅。正用愛克斯光照察彈之所在。而徐國樑之家屬絡繹趕至。以及廳中重要職員。道尹公署之祕書。江海關監督公署之科長。接得電話。咸來慰問。家屬中第二第四兩位姨太太。淚痕滿面。至於男女公子。不知共有幾人。但見少爺們小姐們。七長八短。環立病房者甚多。惜徐國樑舌已擊斷。不能言語。但兩目全閉。偶然微張其眼。奄奄一息。各職員分頭辦事。奔走不息。俄而政界商界軍界警界聞人。川流不息。或人病房窺探。或僅與職員談話。主任西醫。關照病房內。除一二人。留守侍奉外。餘人一概退出。恐其欲言不得。更增悲感。傷勢因而轉劇。不如家人離開。使得安心靜養。實則男女看護。暨醫生助手。在內之人。亦不在少數。據醫生說。留而未穿出之彈。不難用手術

取出第傷者流血過多。精力恐不克支持。然任其留滯在內。更不易療治。是則須請命於家屬。徐國樑之大公子。年十八歲。係嫡出。爰稟請嫡母示下。而大夫人即在醫院大會堂。召集諸重要廳內職員。商議取決。各人聚訟紛紜。莫衷一是。議至一小時之久。結果仍請主任醫生定奪。醫生謂倘不割開。取出子彈。則萬無生理。割而取之。猶有幾希之望。於是決定由家屬簽字。動手將傷人抬入剖解室。如法檢出子彈。不過十餘分鐘。已告竣事。至午刻。醫生報告。症象危險。脈搏驟加。熱度亦有增無減。須過二十四小時。方可出險。迨下午四點二十分。已告氣絕。此久任十年之淞滬警察廳長。一旦死於非命。北洋派可稱失去一名帳下健兒。且說暗殺徐國樑之兇徒。不知究受何方指使。始終未能水落石

出。衛兵安定仁所追獲。經捕房帶去之人。原來絲毫無干。係三馬路妓院中之龜奴。北方人籍貫。因院中妓女。將次出堂。差猝患時疫。故遣此龜奴。飛步延醫診治。不意被誤認爲兇手。真正發鎗之人。不知逃往何方。令人失笑。徐國樑死後。蘇浙二省之釁端。日趨破裂。結果至塗炭生靈。二省人民。元氣大傷。時北政府執政者段祺瑞。號令不出都門。以故關外王張作霖。與吳佩孚馮玉祥等。戰爭不已。內幕不可思議。張作霖部下郭松齡。倒戈叛作霖。旋即消滅。張作霖又賄馮玉祥一百五十萬金。使離吳佩孚而罷兵。混亂不可言狀。政局屢次變動。上海一隅亦隨漩渦以變遷。段執政至無可如何。以江蘇地盤。讓與張作霖。於是奉天軍長驅直入。楊宇霆任江蘇督軍。鄭謙任江蘇省長。楊宇霆字鄰葛。足

智多謀。人稱爲小諸葛。向充張作霖之參謀長。楊與鄭旣蒞江蘇。上海亦旌旂變色。奉天派設辦事處於上海。委宋雪琴爲處長。上海暫歸奉軍勢力範圍。及齊燮元盧永祥作戰。盧敗齊勝。孫傳芳自福建偷襲浙江。乘破竹之勢。以入江蘇。楊宇霆鄭謙率奉天軍倉皇退走。上海商民頗覺驚惶。孫傳芳一往無前。遂得南京。自號五省聯軍總司令。五省者。福建浙江江蘇安徽江西。斯時上海之局勢又一變。設立商埠市政督辦。丁文江任之。督辦之下設各局。延攬人材。方擬整理上海市政。從事於各項建設。詎知同於曇花幻影。一剎那而廣東興師北伐。分幾路進兵。從福建入浙江江蘇者爲東路。總司令爲何應欽。總指揮爲白崇禧。此軍方及浙江境。孫傳芳竭力備戰。任李寶章爲上海防守司令。廣東

政府以黨治國。揭國民黨三民主義。號召國中。遍地宣傳。上海五方雜處。人口七百萬。工人之衆。爲地球冠。工人受教育者。十不得一。大都年少氣浮。以多事爲快。乃謠言蜂起。甲曰。北伐主角蔣介石。將來上海。乙曰。國民黨人已作上海主人翁。以訛傳訛。聽者亦無知識。遂致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李寶章一介武夫。聽幕僚之言。妄謂可以殺戳。止謠誅。卽組織大刀隊。下級軍官一人。手捧令箭。率兵一隊。各執大刀一把。巡行華界地方。南碼頭沿浦灘。有男童約十二三歲。在馬路旁行走。手中有傳單一紙。係向路上拾得。被大刀隊所見。不問情由。將此男童一刀砍死。老西門外方浜橋。爲華法交界地點。南首壽祥里。全屬華界。有當電車賣票之陸四茂。值此時郵政局電汽廠。相偕罷工之候。陸四茂自家

中出門到老西門。擬買午膳用之菜肴。口內隨說我輩勞工神聖。不可侵犯。誰人可來干涉。此人也是命數當終。正在自言自語。被大刀隊聽得。將其抓住。覩其身穿電車工人制服。問其營業何界電車。陸四茂答法租界。問何以不去上工。陸四茂答須服從團體公意。我一人不能作主。話聲未絕。早已一刀斬下。立時身首異處。流血如泉湧。聞北工廠林立。此際共產黨來上海。大肆活動。隨地煽惑工人。務使凡爲男女工人者。一律停工。果然工人被惑。輾轉宣傳。絲廠紗廠布廠等。工人數千。局面較大者。不必言。凡小資本之廠。人數不及百者。亦相率輟業。以嬉。彼黨稱爲總罷工。不知何所取義。且紅綠各色傳單。處處分散。李寶章大開殺機。令凡見手內持傳單之人。不必別其職業。一律殺之。故聞北爲

大刀隊所戮之工人。較南市爲多。亦有女子在內。統計南北市三日之中。含冤枉死者。不下五十餘人。傷心慘目之舉。無過於此。其時山東之張宗昌。由孫傳芳與其連合。張宗昌手下大將二人。曰褚玉璞。曰畢庶澄。倚之如左右手。孫傳芳知李寶章在上海。爲輿論所不容。請張宗昌援助。於是畢庶澄帶領魯軍二萬。向上海浩浩蕩蕩進發。畢庶澄本無錫人。髫年喪父。家道赤貧。其母衣食無資。不得已攜子再醮。其後父爲農人。時畢庶澄甫四齡。不識不知。視後父爲親生父。迨十一歲。鄉村頑皮兒童。與之共嬉。畢庶澄每不肯喫虧。性質好勝。鄰兒之稍長者。憾其事事占先。指爲野貓。（卽俗語野種之意）而揶揄之。畢庶澄聆之大怒。知此父非己之親父。遂不別其母。而憤然走出。身畔無分文盤費。竟

絕不畏蒞。可見其胆量過人。畢庶澄自思若往城市而去。恐其母與後父追來尋覓。乃落荒而走。看看天氣已晚。飢腸轆轆。遠望似有一座村莊。距離無多。卽對此村莊而行。比至其地。有廟宇一所。心中暗喜。廟內必有和尚。出家人慈悲爲主。定可許我食宿一宵。乃走入山門。果見龐眉皓首之老和尚。在場上掃地。身穿短衲。畢庶澄趨前對老和尚深深叩拜。口稱小子無家可歸。途經貴刹。求上人垂憐。賜飯一飽。權宿一夜。老和尚猛喫一驚。將掃帚擲於地。忙雙手扶起。說小居士何處人氏。到此有何事故。畢庶澄佯稱家在宜興。因遭後母虐待。父親經商蘇州。意欲徒步赴蘇。訪謁親父。訴說一切。不識道途。迷津到此。乞上人援手。老和尚細察畢庶澄面貌清秀。一股英銳之氣。現於眉宇。卽攜畢庶澄右

手向大殿上走進。且走且言。小居士曉得此地何名。離家有多少日子。畢庶澄答正要請問上人。是處屬何邑何鄉。小子身無半文。自家門一路行乞而來。已經三天。老和尚說可憐可憐。此爲江陰縣峭岐鄉澄光寺。係鄉僻窮廟。只有老衲師徒兩人。當走入大殿西偏。老和尚說小居士請坐。容老衲打一盆水來。洗濯手面。少頃。老和尚自己從廚房內。端出溫水一盆。又取火石敲出火種。點上油缸。畢庶澄洗過手面。趨至大殿神座下。恭恭敬敬磕四個頭。只好爇一瓣心香。默祝神靈保佑。老和尚暗想此子雖出農家。舉止不凡。後日定成大器。畢庶澄問上人法號。老和尚說叫靜觀。小徒叫文因。今日老衲遣其赴江陰城內唐姓施主家。通知要事。離城甚遠。恐本日不及歸來。小居士即可權宿小徒榻上。

庶澄稱謝。靜觀復入廚房良久。取出熱氣蒸騰之麥飯。暨園蔬兩碗。延庶澄用膳。靜觀一人。閉目合掌。約五分鐘。而後舉筋陪食。膳畢。靜觀老和尚赴神座前。虔誠膜拜。起身至神座左邊。撞鐘擊鼓。後再跪下蒲團。手敲木魚。諷誦經典。約有一小時之譜。此係日常朝夜課。凡寺廟住持之僧尼。一律行之。靜觀課畢。導引庶澄入雲房安睡。靜觀問庶澄曰。小居士讀過書否。庶澄答曰。母也早亡。父又遠出。後母不愛。安有讀書福分。靜觀歎息者。再復謂之曰。城中唐姓護法。累代閥閱。家業素封。內外皆好行其德。老衲之意。小居士擬赴姑蘇。年輕路遠。又乏川資。殊非容易。不如由老衲介紹小居士。到唐家棲身。暫免凍餒。一面倩人作函通知父親。不知小居士以爲何如。庶澄一想。此計大妙。立起身向靜觀叩

首聲稱上人肯援救。小子沒齒不敢忘大德。靜觀曰。老衲一念之誠。非所望報。請問小居士姓甚名誰。庶澄想到生身之父。不知何姓。僅知後父爲畢氏。只好從後父。卽對以畢姓。小字阿書。靜觀言既小居士以爲可行。待明日小徒歸來。老衲或有入城之必要。可陪走一遭。庶澄自計。皇天佑我。菩薩佑我。可算絕處逢生。欣喜無量。一宵旣過。至翌日。天甫黎明。靜觀和尚又獨自赴殿上念經。庶澄究在孩提。又行遠路。身乏好睡。一覺醒來。已在九點餘鐘。急急抽身向靜觀道。早安。洗臉早膳後。靜觀挈庶澄出山門外野眺。時當暮秋。菊綻籬邊。蓼疏水國。丹楓似醉。白露凝霜。遠近村莊。炊烟四起。絕妙一幅秋景圖。下午果然文因從城歸寺。先向其師報告。命而往之事。次述途次之經歷。趁帶購應用物件。

言罷。靜觀指庶澄。略說梗概於其徒。文因卽自去食飯充飢。靜觀謂庶澄曰。大約明日卽可與老衲成行。抵城往衣店內。先購長衣一件。以章身。去搢紳家。短服不雅觀也。庶澄曰。安所得錢。靜觀微笑曰。小居士毋慮。老衲已代籌備。庶澄聞之。感激涕零。翌日上午。靜觀叮嚀文因。謹慎居守。乃偕庶澄行三四里左右。抵一小鎮。進一家小茶館泡茶。但見板檯一排。長檯數條。在板檯上打牌者。足有四五起。麻雀牌挖花牌。種類不一。除每檯坐四人外。佇足圍觀者不少。喧笑之聲。如銅山西傾。洛鐘東應。庶澄見所未見。頗現詫異之態。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詩曰。

賢。奸。一。聽。口。悠。悠。

食。祿。忠。君。誓。死。休。

第七十五回 効忠直系徐輔洲捐軀 遭罵離家舉庶澄負氣
勞○苦○貧○窮○天○玉○汝○
人○材○華○臚○斷○難○求○

第七十六回

威風司令錦繡還鄉 平地區官綾羅獻媚

却說畢庶澄隨靜觀和尚。本覓搭到城之航船。故來此荔枝灣小鎮。詎知一入小茶館。形形色色。殊可發噱。歇足半小時。光景。靜觀說可以下船。我等去罷。兩人站起身來。靜觀會去茶鈔。出小茶館無多幾步。已是航船埠頭。此地赴江陰縣城。足有四十餘里。雖民船行駛內河。亦可以扯風篷。不過遇橋樑時。須將風蓬落下。倘逢順風。則此四十餘里。三小時可達。逆風卽六小時亦不足爲奇。靜觀等兩人。正逢一帆風順。故抵城甚早。相偕上岸。先覓一家新衣店。靜觀爲庶澄購元色老布長夾襖一件。穿起來修短稱體。然後望唐家投止。司閩人通報後。兩人步入帳

房等候。不多一刻。唐封翁緩步出來。親自招待靜觀。原來此位封翁名圃腴。是科舉中人。曾任河南知縣。安徽知府。現已掛冠歸里。大公子名德真。中式進士。翰林院編修。供職北京。江陰。雖蘇省大邑。仕宦如雲。然唐氏亦可稱數一數二之鄉紳。宅第巍巍。良田千畝。開設錢莊行號。有數十家之譜。當時靜觀和尚謁晤唐老封翁。首談遺徒文因咨照一節。唐老封翁卽吩咐廚房備齋款待。靜觀恪守戒規。品行清潔。而且胸中學問湛深。因文章憎命。屢試不售。憤而棄家。看破一切。披剃爲僧。唐老封翁夙悉其底蘊。故非常優待。閑談良久。靜觀和尚將舉庶澄可憐之身世。敘述一遍。擬介紹其在府上服役。請求錄用之意。並以自己考察所及。覺此子將來。定可出類拔萃。唐老封翁欣然允諾。卽令庶澄走近

身邊諦視之下。啓口說如此美材。委棄於草莽。深堪惋惜。余雖年邁無狀。而培植寒畯之心。未嘗冷淡。今觀此子。可先使讀書。以覘其天資。若何。而後再量材器使。上人以為當否。靜觀曰。老護法高見極佩。此小子前途幸福無量。悉憑老護法驅遣可也。唐老封翁令僕人將畢庶澄暫時安頓帳房內。因其小名阿書。由封翁取名畢庶澄。庶與書諧音。江陰一名澄。寓成立於江陰之意。靜觀和尚所事既畢。又與唐圃腴暢談良久。告別回去。唐封翁存心。不令畢庶澄執賤役。就其設立之晉昌兩等小學校肄業。自初等一年級始。畢庶澄敏慧過人。逾一學期。超升三年級。兩學期後。諸教師咸加青眼。公決升高等小學部。高小二三年級。試讀英文。畢庶澄亦琅琅上口。轉瞬之間。高小部畢業。攷列第一名。唐老

封翁一日召畢庶澄入內。詢其求學之志願。畢庶澄稱願進武備學堂。老封翁知直隸省會新創軍官學校。正竭力提倡。網羅英俊之時。乃馳手諭於德真。令辦理畢庶澄投攷保定府軍官校一切手續。畢庶澄年齡十六。生得儀容不俗。聲帶響亮。啓程北上。唐封翁一再勉勵。行李川資。概予贈送。并告以學校中所需費用。已囑北京德真就近郵匯。並派僕人一名。護送至保定。畢庶澄叩別唐老封翁。且感謝栽培之大德。一至保定投攷。錄取前列。孟子所謂孤臣孽子。必能通達。畢庶澄在軍官學校。學業猛晉。一日千里。學校當局。有擇尤保送留學西洋之議。醞釀成熟。選拔八人。官費派遣日本。研求軍事教育。預儲將來軍官校教練之用。畢庶澄單開第一名。從此畢庶澄一帆風順。從留日歸國。經東北

要人薦於關外王處充營長。遞升團長。成績優美。比張宗昌據魯省地盤。知畢庶澄才堪大用。調至山東。統帶渤海艦隊。兼任師長。駐青島多時。所至之地。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竟爲山東第一紅人。孫傳芳以不能抵敵。蔣中正之師。恐上海或有疏失。乃要張宗昌援助。張宗昌特撥兵二萬人。付諸心腹將畢庶澄。由海道南下。既抵上海。將此二萬之衆。沿滬甯路。綫節節佈防。其時孫傳芳之主力軍。悉赴江西前敵。滬甯沿綫空虛。苟非畢庶澄之軍隊填防。蘇省早已不守。畢庶澄既來上海。部署略定。適返原籍無錫。自負氣出走以來。已隔二十有四年。其後父早死。其母尚在。蟄居田野。困苦不堪。方其南下時。已有鄰人報告其母。謂爾親生子位至專閫。目下衣錦榮歸。爾可預備作老太太。說到其母自親。

子走失十分忿愧。一鄉村婦女安有出外覓子之能力。初亦朝夕想念。繼而無可如何。積久漸置。自後夫既死。後夫處未嘗生育子女。故形單影隻。淒苦萬分。後夫幸遺有田數畝。茅屋五椽。得以苟延殘喘。苦守度日。聞鄰人之言。疑信參半。孰知接二連三。有人來話。此事確而不虛。其母想此兒本性不致涼薄。果飛黃騰達者。斷無不探老母之理。惟有靜待其來。豈知官場勢利。窮形盡相。早有軍界中吹牛拍馬者。爲畢庶澄租定大廈一所。盛設供張。先將畢老太太迎至公館。而無錫地方官知之。亦錦上添花。爭競供給。作種種之設備。畢司令猶未返珂里。其老太太已花團錦簇。僕役如雲。某師長太太。某局長內眷咸來拜見。畢老太太鬧得滿城風雨。畢老太太莫名其妙。幾疑夢寐之中。弄得無所措。

手足以外畢庶澄生父一方之親戚。都入城來探聽風聲。在新公館左右前後徘徊觀望。要想闖進來見畢老太太。爲守衛之警察所喝止。又有畢姓之鄉鄰。習見畢老太太居賤食貧。布衣蔬飯。不多幾日。榮耀若登天。亦來城中窺探動靜。茶坊酒肆。資爲談助。咸嘖嘖稱道。正合一句俗話。碗片磚塊自有翻身日。畢阿嘉（後父之名）可惜無福早死。原來畢母出於蔣姓。初嫁王氏。庶澄親父名王穀郎。再醮於畢。王與畢均農家者流。王姓有一遠族。行輩爲王穀郎兄弟。名王仲熙。向在警界服務。職不過一雇員。其人善於鑽營。苦無可乘之機會。今得此信息。欣喜欲狂。以畢庶澄本王庶澄。我王家之嫡血。只要拜求王蔣氏。向其親生子一言。升官發財。可操左券。主意既定。乃投畢司令新公館。請見老太太。

守衛警見其佩警局徽章。聽其入內。由傳達處入報。畢老太太愕然。不知其人爲誰。令擋駕不予接見。王仲熙料老太太不明底蘊。故遭拒却。然自己如何關係。未便說穿。弄得進退維谷。沉思良久。乃對傳達詭稱我爲司令胞叔。因自幼過繼王姓。故不姓畢而姓王。實司令極親近之本家。務求傳見稟安。傳達處說既司令之胞叔。何不早說。恐是假冒。故不許代爲通報。王仲熙發急。再三打躬作揖。口稱如有冒頂。聽老太太送官究辦。傳達處知是眞確本家。且又是公務人員。今打官話既打不退。只好再予傳入。蓋王仲熙因知王穀郎本有胞弟二人。同胞雖是假冒。究屬行輩不差。傳達叩稟畢老太太後。老太太亦頗見幾。卽許王仲熙進見。認識王仲熙還在二十年前。此刻當然不復記憶。故無從說起。

惟有含糊答應。幸王仲熙伶牙俐齒。先將族兄王穀郎家庭過去之事。實歷歷陳述。畢母悵觸前塵。不勝傷感。繼而申明來意。請太太訓諭。庶澄不拘何項機關。安插一優渥之位置。訴說之下。畢母滿口應允。王仲熙十分快活。辭別出來。立即趕往綢緞鋪中。選購上等衣料兩襲。遣人送交畢司令公館。呈老太太收納。翌日。宣傳畢司令回籍省親。專車到站。一時迎候站上者。人山人海。軍警布滿崗位。軍樂數班。喧闐震耳。政界軍界要人。當然完全恭迎。其他商界學界各團體。莫不派遣代表。手執旂幟。排列月台上。畢庶澄下車。與諸要人一一握手。復對大眾兩鞠躬。謝歡迎之盛意。乃步入站長室。小憩。站長敬進茶點。文自無錫縣知事。武自旅長陪侍。略敘寒暄。遂上汽車。馳歸預備之公館。其母夫人

倚門而望。畢庶澄在車中望見。立命停機。開啓車門。搶步至門首。叫聲母親。拜倒在地。起立一旁。太夫人前行。畢庶澄隨後。步入客廳。庶澄曰。請母親先回內室休息。兒承衆官員護從到此。須一一道謝問話。卽令衆文武官員依次傳見。先詢地方情形。次詢軍事布置及餉項欠否。旁及警務教育捐稅田賦各種大略。并表示今番率師援蘇。有調動蘇省軍隊。便宜徵發之全權。希望諸君盡心職務。切勿輕信謠言。致生紛擾。衆文武官員唯唯稱是。咸言謹遵司令鈞諭。聽候驅策。賓客散完。畢庶澄始入後堂。跪於親母膝前。涕泗橫流。以二十餘載。睽違色笑之身。一日衣錦歸來。如在夢中。不盡依依孺慕之誠。太夫人問媳婦現居何處。所娶係何等人家。畢庶澄云。正室何氏。籍隸奉天。年二十八。受過教育。

岳家爲關外大資本家。開設雜糧行軍衣莊銀號等等營業之範圍甚大。生女孩兒一人。尙有側室二。一方姓。一邵姓。方生男兒二。女兒一。邵未曾生育。日下皆寄居青島。青地背山面海。風景殊佳。馬路之寬闊。樹木之茂盛。空氣之澄清。交通之便利。可謂中國第一良港。家居其地。不啻神仙福份。孩兒之意。俟軍務稍鬆。母親遷往青島團聚。爲期不遠。望母親預爲整備。上海雖國內之大商埠。孩兒今番攷察其表面。繁華太過。糜費太鉅。人口太多。以致生活程度日日加高。殷富之家。衣食住行。駭人聽聞。貧苦者不堪設想。而且雅片賭博。至於公開盜賊鬻匪。（卽指綁票匪北省綁匪均目爲鬻匪）日夜發現。是萬惡之區。莫若上海。斷不宜久住也。母親苦度鄉野之生活。外間情勢。當然隔膜。孩兒欲言

者無限。容一一稟告。太夫人曰。我亦言之不能盡。昨日來一位汝生親父之阿弟。名喚王……太夫人既不識字。當不克述。仲熙之名。續語曰。現在未悉其作何項生意。要吾兒照顧照顧。替渠弄一口飯喫。蓋畢。太太從無人贈與豐盛之禮物。從未服過華美之綢緞。見王仲熙之所孝敬。目爲之炫。料其價值必至數十塊洋鈔之數。故鄭重其事。別項不及細述。單提此件。畢庶澄天性孝順。見老太太如是云云。安敢遲延片刻。立喚傳達處。問昨日王姓客。是何名字。傳達處檢出卡片呈上。方知爲王仲熙。畢庶澄不查明關係之有無。卽提起不律。寫一字條。飭差官送無錫縣知事公署。查取王仲熙履歷。知事不敢延擱。立時轉飭縣警察所查復。幸所中有人認識。知此人爲警察第四分區雇員。當日聲復過

縣由縣轉報畢司令。司令始知係警局服務之人。卽刻遣祕書羅中發面託知事。予王仲熙以優缺。薪水公費須從豐。知事一面通知縣警察所長。一面給發委任狀。委任王仲熙爲第四分區區長。原任區長吳鉅調回總所。予以總稽查名目。命令一頒。警界人員。覩王仲熙突如其來。而且薪俸較吳鉅時加倍。咸稱咄咄怪事。可見戰爭時代。軍人勢力之膨漲。任何人不克望其項背。畢庶澄在籍盤桓五日。午晚兩時。各界均有讌會。至第五日。在公館備盛筵還答。中菜西餐。雇用錫城第一流廚子烹飪。中西並用。生面別開之讌會。且飛箋召花。笙歌悅耳。鶯啼燕語。翠繞珠圍。各界均以爲畢司令是新人物。丰裁倫極嚴整。故不敢以冶游嘗試。詎知司令風流倜儻。每喜坐對名花。前數日見無人發起。不便

首先啓口。今天自作主人。特破例徵花侑酒。且身在家鄉。非比地方官之一舉一動。有關體統。讌罷將夜車離錫。逢場作戲。似無傷大雅。一時公館門前。車馬幾不能容。於是風流司令之號大噪。畢庶澄拜別母親。動身去滬。官場歡送者。一如迎接之衆盛。路局爲之備花車。附掛於南京來之夜車。時在民國十六年陰歷二月上旬。蔣中正與孫傳芳鏖戰於江西。國民黨主持上海軍務者。爲金長造。知畢庶澄一識時務之俊傑。爰轉輾訪問。得與畢庶澄之祕書長洪世鉞結識。乃多方運動。百端遊說。其間奔走不停者。一名黃伯本。一名弓山運。自命爲政客一流。深悉畢庶澄有婦人醇酒之風。黃弓二人。竭盡心力。籠絡洪世鉞。由洪世鉞轉說畢庶澄。因畢之對洪。言聽計從。果然畢洪均入其彀中。畢庶澄

遂沉迷於福致里妓女櫻花老二妝閣。一切軍事。悉委之洪世鉞主持。黃伯本弓山運日日與洪世鉞敘談。祕密計畫。決定魯軍與國民軍妥洽。國民軍一方面。金長造代表蔣中正。酬畢庶澄以軍長之職。惟畢庶澄最後之條件。自上海以西。無錫以東。須將地盤讓與。用人行政。畀以全權。此種條件。亦非畢之本意。因羅中發見洪世鉞大權猶攬。不勝嫉妬。卽獻此條陳。強洪世鉞之所難能。而孰知畢庶澄色令智昏。不加攷慮。漫然應之。以告洪世鉞。洪卽要求黃弓二人。黃弓報告金長造。金長造以畢之有意反汗。和議破裂。且致疑黃伯本弓山運僞造畢命。別有野心。此一點之誤會。肇禍至不可收拾。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詩曰。

第七十六回 威風司令錦繡遠鄉 平地區官綾羅獻媚

虎符手握氣揚揚
只爲寡人同有疾

年少將軍戰術良
浮生若夢醒夢梁

第七十七回

色不迷人惟有乘桴浮海 賭能致命那堪旅館投縵

却說畢庶澄自率直魯軍抵上海後。南方政府所派上海特務員金長造。遣黃白本弓山運。竭力游說使之降服南方。黃弓二人先與畢之祕書長洪世鉞結交。藉爲媒介。妥協之條件業經成立。另一祕書羅中發。嫉洪世鉞之見重於畢。設辭離間。果也畢沉緬於色。入其彀中。橫生支節。以滬甯路東半段之地盤相要挾。金長造指爲變卦。不予同意。黃白本弓山運以功敗垂成。不忍見滬上商民慘遭兵燹。乃呼號奔走。設法斡旋。其時金長造以國民軍瞬息開到。無磋商之餘地。不知洪世鉞猶在妓女櫻花家。與畢庶澄籌議。迨議定後。通知黃白本弓山運二人。不

料國民軍已與直魯軍在閘北地方開火。畢庶澄亦未將妥協之條件。宣告部下。致全部未喻意旨。貿貿然抗拒國軍。立時鎗火連天。殺聲震地。畢庶澄洪世鉞聞之大驚失色。方謂戰事不致發生。奈何猝焉接觸。乃二人相偕。微服潛出租界。一覘形勢。及查視之下。方知鑄成大錯。已至不可收拾之地步。自己部隊。敗得七零八落。無可如何。只好退入租界。急急帶攜手提皮包一件。二人祕密赴怡和洋行北洋班輪船出口。因畢庶澄早已慮到。設使局面變動。軍務糜爛。本身惟有暗中遁走之法。故派人向怡和預定。隨時可以起碇。其時租界與華界毗連之區。由工部局密布鉄絲網。裝置鉄門。非常堅固。所以防潰兵之竄入。有妨租界治安。鉄門之內。且有西兵協同武裝巡捕。日夜守衛。畢庶澄與洪世

鐵出界時。巡捕房特派包探一名爲嚮導。以免守兵之留難阻止。故回入租界。仍得安全。其部下與國民軍開火而敗潰。一時無路可逃。都扒上分界之鉄門。欲入租界躲避。不料門內西兵。以機關鎗掃射。屍橫遍野。血流成渠。畢庶澄部隊。竟然全軍覆沒。少數不死者。除被俘虜外。別無方法。是役也。閘北商店居民。喪失生命。亦間有之。至房屋之被毀。財產之損失。不可以數計。使妥協條件。無所變更。可以不戰而定。羅中發可稱一言喪邦者。畢庶澄遁至天津。轉歸青島。張宗昌知之。怒不可遏。令其來濟南談話。一面手諭褚玉璞。開明罪狀。謂爲通敵受給。挫折銳氣。在中途鎗斃之。可惜英俊無倫之一員戰將。不得善終。無非因迷戀花柳。色令智昏。涉足情場者。可爲殷鑒。上海賽馬。爲西人公開之娛樂。

之賭博。近年華人踵而行之。報效市政府以鉅資。辦法尙屬正當。嗣復有人創設跑狗。鬪場於公共租界者。凡二。曰明園。曰申園。法租界者。一曰逸園。直是賭博。別無假借。每星期開賽三次。輸贏之鉅。動逾千百。公家何以任此項賭博。公開因每次亦有抽取之稅款。主其事者爲著名銀行中人。址場內有職務者。無非亦銀行中之行員。居然亦設董事會。會中人物。悉是著名銀行之大班大寫。因須與當軸西人接洽。故無華人之位置。倡辦以來。已屆三載。入其場者。莫非賭徒。試問此舉利害何如。可斷之曰。有害無利。上海犯罪者之多。如強盜。如綁匪。此外種種翻戲局騙。殺人不用鎗刀之案。雖醞釀之原因多端。而跑狗場亦造成犯罪之一件。有德商和士洋行。營五金進出口貿易。局面殊大。所用總會

計。華人陶仁初。作事勤敏。服務近十年。洋東頗爲信任。該洋行會計一部份職員。陶仁初有進退之權。家有一妻二妾。賃居小洋房一座。在法新租界拉都路。每日赴行辦事。自備汽車以代步。雖非積資鉅萬。而每月有千圓收入。手頭充裕。別無所好。惟性喜投機。自有跑狗場。初僅小試輸贏。繼而以屢戰屢北。不勝忿忿。遂逢賽必到。每一星期三次。每月十二次。每次必輸去二三百圓。妻妾婉規微諷。而陶仁初執迷不悟。積三四個月光景。虧蝕不下一萬餘圓。收賬員卽其手下助理。當然可以狼狽爲奸。私收賬款五六千圓。又支取銀行存款二三千圓。一概斷送於申明逸三園之內。洋東以信任之故。未嘗查軋。瞬屆半年結賬之期。各方擠迫。無從彌補。歸至家中。終夜徬徨。書空咄咄。妻若妾悉其隱情。

強爲慰藉語。且曰君受經濟壓迫。其詳可得聞乎。世間無不可了之事。妾等或可效犬馬之勞。爲君一解燃眉之急。凡人家既娶妻復納妾。不論妍媸老幼。無不醋海興波。勃溪之聲。達於戶外。獨陶仁初之正室。有大家閨秀之風。絕不嫉妬。二妾一則來自青樓。一則出身蓬戶。爲正室所感化。居然亦無間言。故曾同意以規勸其夫。此時見其夫之短歎長吁。愁眉淚眼。故如是云云。詎料陶仁初聆妻若妾之溫柔婉轉。默不作聲。但聞頻頻嘆息。將身斜倚沙法之上。既而復立起來。在寫字檯四面。遶走不已。直至十二點鐘後。方回正室房中就寢。翌日清晨七點起身。盥洗方罷。匆匆外出。家人以爲日常習慣。到行辦事。不以爲意。惟今日特較平日爲早耳。奈所用汽車夫名子橋者。知主人每日八點三十分

左右出門。故鐘鳴八下。始來揩拭伺候。晚間回其家住宿。刻天色尙早。未曾前來預備。不知陶仁初打算定當。車夫若來。反覺未妥。至門外。卽喚黃包車一輛。馳赴蒲石路十四層旅館。詭稱自南京夜車抵滬。當開定二百五十號房間。署名喬人楚。係政界中人。該旅館素乏華人居住。悉賃與西人作寓公者。陶仁初精通英語。謂該旅館大寫曰。余夙性清潔。華人所開旅館。非不美麗寬敞。然以余目光觀察。穢濁之處。終不克免。於衛生上猶有缺點。因投止貴館耳。侍役循例招待。陶仁初云。余夜車失眠。先須安睡數小時。侍役唯唯退出。陶仁初乃將房門下鍵。抽出寫字檯之屨。取洋紙製成之信封信箋。及鋼筆墨水瓶。攤好檯上。作函三封。一致家內妻妾。一致行內洋東。一致旅館經理。寫畢置於檯上。

將昨日所預購之安神藥片。倒一杯開水吞服。既而忽轉念。此藥片之發作。遲速迥殊。倘不卽發作者。豈非誤我之事。我已有自殺之決心。恐其耽延時刻。弄得不死不活。更爲難堪。遂將腰間褲帶一條解下。中段繫於衣架上。兩端緊扣頸項內。自己用雙手力扼之。立時一縷冤魂。逕投枉死城中而去。大凡人之自盡。冥漠之中。若有助力者然。雖迷信之說。神鬼之談。通人勿道。然死生自有一定。生來不克善終之輩。命數已盡。莫可挽回。旅館侍役。當下午三點將屆。欲詢客應否進餐。爰至房門外。竊聽動靜。而寂無聲息。以爲客勞頓過甚。不宜驚擾聽之。迨入晚八點。又往窺之。仍寂然無所聞。侍役大疑。遂輕叩房門。而不應如故。侍役不得已。大聲呼喚。始終無應之者。料定其變故。急去報告。寫字間。經庶

務員用電話通知巡捕房。捕房派西探華探各一名。馳赴該旅館。協同職員侍役。將二百五十號房間。撬門入內。則見旅客已自縊於衣架之上。揆厥情形。氣絕已久。共將屍體放下。搜其體畔。有鈔票六十三圓。銀角二枚。銀表一隻。瞥見檯上有函三封。拆閱致旅館經理一函。方知住址及真確姓名。一面將屍體用車送驗屍所。一面遣人通知其家屬。却說陶仁初之汽車夫子橋。依平日規矩。八點鐘入主人家。今日聞已出去許久。子橋詫異之甚。乃將汽車揩洗畢。卽開到白大橋南首外灘和士洋行。問看門巡捕。主人在內否。看門捕答稱不知。子橋下車入內。至主人寫字間一望。則見陶仁初所坐之椅。似虛左以待。其同事諸人。望見子橋。忙問今日陶老闆何往。奈何此刻猶未到行。子橋說稀奇稀奇。

老闆還是七點出門。不知往何處去了。言罷轉身就走。出行門跳上車。開機疾駛回家。報知主母。主人並未到行。不知去向。陶家妻妾一聆子橋之語。驚疑不定。彼此猜測。莫名其妙。即搖電話向朋友親戚家探問蹤迹。均答不到。於是憂急之程度。又加高幾百尺。正室汪氏云。昨夜態度失常。爲從來所無。今日恐凶多吉少。第一妾沈氏云。我眼睛跳已經三天。正怕窮禍要到。昨夜睡夢之中。突然哭醒轉來。此皆不祥之兆。第二妾呂氏云。我鼻頭裏覺得布芒臭。已連接著幾陣。不知誰家燒化衣服。殊不可耐。陶仁初家中紛紛擾擾。姑且按下。和士洋行買辦問職員。聞總會計失蹤消息。即告知買辦方稼千。原來會計處職員。不拘大小事務。亦全歸買辦負責。方稼千亦略知陶仁初之輸空鉅款。因其素尙

信用。或者自知彌縫。且萬不料若是其鉅。今得此意外報告。立刻傳會計處諸人。會同實辦。問職員。將陶仁初經手之出入帳冊。盤查核算。發見挪用之款。達七八千圓之譜。猶未逐條對準。方稼千怒髮衝冠。拍桌大罵。因此項虧空。照例須買辦賠繳。知陶仁初並無家產。自己定要受累。爰去告明洋東。預備向公共租界臨時法院。控訴陶仁初侵占帳款。監守自盜之罪。此時陶家汽車夫子橋。奉主母命。往南京路。覓小胡塗拆字。小胡塗不知何許人。其拆字判斷吉凶。絲毫不爽。迷信之徒。奉之若神明。一似人生休咎。盡懸於小胡塗三寸不爛之舌。拆字一次。須銀二圓。吁身價之昂極矣。當時子橋訪到大慶里。果然見到半仙之小胡塗。先交付鈔票二圓。先一拈紙卷。開看爲倨字。小胡塗問何用。子橋答

第七十七回 色不迷人惟有乘桴浮海 賭能致命那堪旅館投繯

尋人小胡塗將倨字書於一方粉牌上判曰家內有十口其所仰賴之主人已爲尸首已成古人連搖其頭曰不妙不妙子橋大喫一驚又拈一卷開看爲袁字小胡塗又判曰此人之不見受袁頭之壓迫口在土之下豈非已不在世間且去土而加工爲哀家屬已處哀傷之境再搖其頭曰無望無望子橋也是一名義僕聞小胡塗所言幾幾乎氣倒地。上欲跑回家中陳述孰知脚癱手軟走快不得只好喚黃包車趕回剛跨進門叫聲主母主人闖大禍了汪沈呂三人直跳起身來皆眼淚汪汪詢子橋有無風聲子橋說我嚇得跑不動路所以叫黃包車回來卽將小胡塗之判語照述一遍如此看來恐已遭不測爲之奈何汪氏與二妾正在啼啼哭哭將信將疑驀地有一人包探模樣者揷大門電鈴

一進門口。便問此地是姓陶否。汝家老闆是陶仁初否。已在蒲石路外。國飯店內自尋短見。行裏派我來通知的。屍身已昇往驗屍所。你們快去認一認看。於是汪氏正室及沈呂二妾。號淘大哭起來。原來陶仁初。尙未有親生子女。由汪氏螟蛉一子。甫四歲。小字達信。僱傭汽車夫之外。還有廚房一名。娘姨二名。大姐一名。主僕共有九人。此時一片哀聲。震動四鄰。子橋向汪氏謂。主母且止悲傷。應卽赴法租界驗屍所認明。老闆而後備辦後事。至要至緊。人死不可復生。徒哭無益。車子我已端整。請主母與二位姨娘達信同走一遭。汪氏等聽說。方收淚。各人略事部署。去認仁初屍首。以後領屍棺殮。料理諸事。陶仁初一條生命。全爲賭博失敗。被經濟壓迫而致死。可惜仁初福分淺薄。嬌妻豔妾。左擁右

第七十七回 色不迷人惟有乘桴浮海 賭能致命那堪旅館投釋

抱。曾。幾。何。時。有。如。夢。幻。且。不。妬。之。妻。妾。世。所。罕。覩。陶。仁。初。真。幾。生。修。到。誰。知。不。克。善。終。令。人。悼。歎。不。止。雖。然。上。海。自。交。易。盛。所。行。若。陶。仁。初。之。投。機。失。敗。者。多。似。恆。河。沙。數。小。則。傾。家。蕩。產。大。則。喪。失。生。命。爲。禍。之。烈。莫。可。勝。言。所。以。有。多。數。執。迷。不。悟。之。人。因。各。項。正。當。貿。易。必。歷。千。辛。萬。苦。始。可。獲。幾。希。之。利。益。或。且。備。嘗。辛。苦。結。果。仍。致。蝕。本。不。若。營。投。機。事。業。頃。刻。之。間。可。以。盈。千。累。萬。充。我。囊。橐。今。日。窮。漢。明。日。即。可。住。洋。房。坐。汽。車。娶。小。老。婆。大。出。風。頭。殊。不。思。富。貴。在。天。非。可。強。邀。義。命。自。安。不。生。妄。想。者。無。終。身。困。苦。之。理。俗。語。說。得。好。農。家。錢。一。萬。年。生。意。錢。六。十。年。賭。博。錢。手。中。拿。半。夫。蓋。賭。而。贏。進。斷。不。能。持。久。况。輸。者。十。之。九。贏。者。十。之。一。試。觀。每。日。數。千。圓。之。頭。錢。消。耗。費。數。千。百。人。之。開。銷。從。何。而。來。苟

使理路明白。則彼明目張胆之大賭窟。或爲中國人創辦。或爲外國人發起。陷溺無限青年之地獄。可令其自生自滅。門前冷落車馬稀。不久而悉歸消滅。無如迷途猛省者。絕鮮其人。有心人可勝扼腕。作者曾有深映眼簾。而永不能忘者。請再爲閱者諸君述之。民國十年。上海交易所風起雲湧。數月之間。成立者五十餘家。籌備而未成立者七八十家。名目之奇特之衆多。令人不可思議。有學界中人。見獵心喜。乘此潮流。發起江南交易所。假使成立以後。經營何項生意。局外人不得而知。但見其登報廣告。吸收股銀。已經成立之各交易所。竟將江南交易所股份。拍板競買。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詩曰。

將軍天外忽飛來。

衣錦歸鄉志壯哉。

第七十七回 色不迷人惟有乘桴浮海 賭能致命那堪旅館投繯

第七十七回 色不迷人惟有乘桴浮海 賭能致命那堪旅館投繯
環○境○可○憐○難○戰○勝 殺○機○無○限○浦○江○隈

第七十八回

白頭老嫗問諸水濱 黃口嬌兒險哉天痘

却說上海交易所盛極一時。江南交易所已經後起。其起點日本人先創辦取引所。於是商界鉅子踵而行之。首先成立者曰證券。繼而物品證券。麵粉。雜糧。金業。紗布。次第開辦。匝月之間。紛紛發起。有五六十家之多。黃楚九則辦日夜交易所。今之日夜銀行。即爲交易所改組。自陰歷四月始。至十一月初。全上海之人。如飲狂藥。較之昔年橡皮股票之風潮。加盛倍蓰。迨十一月中旬。西歷過年。金融機關完全結束。銀根不能週轉。一時如銅山西傾。洛鐘東應。無論已成立未成立者。悉歸消滅。殊堪發笑。江南交易所籌備於九月中。主其事者。學校中人。一時酸秀。

才窮教員。莫不出其血汗之錢。營此投機事業。前回自稱政客之黃伯本。亦江南交易所之中堅份子。其手下狐羣狗黨。複雜異常。一個姓李名鏡百。身體極短。人呼爲矮子鏡百。一個姓王名蘇生。身材瘦小。人呼爲小蘇老。此二人助理黃伯本。最爲出力。本身銖積寸累。矮子鏡百儲蓄六千圓。小蘇老有四千圓。又各向親友運動。凡親友稍有積資之婦女。咸希望大發其財。一言交易所。無不欣喜欲狂。爭以養命之錢。交付李王。以購江南交易所股票。小蘇老之女戚姚氏老嫗。生子極孝順。所娶媳婦亦賢德。方六十歲時。子若媳爲之置備身後之需。壽材壽衣。均已完全。可惜六十四歲。子媳相繼病沒。只遺女孩一名。姚嫗老淚難乾。晚境之慘苦可知。手內並無餘資。因數世務農。悉賃種之田。乏自有之。

產。小蘇老游說多方。姚嫗云。家無恆產。所有壽材一具。壽衣幾件。若使變賣。可值一百餘圓。但我今年六十九歲。逢暗九亮九。老人須防回去。故此事萬萬動不得。小蘇老無法可想。嗒然若失。豈知姚嫗天生苦命。有隣居韓姓。半耕半讀之家。生子女各一。父母鍾愛之甚。其子在上海私立中學肄業。其女年已及笄。亦在滬北著名女校大學部。吸受文明空氣。截髮時裝。足穿革履。滿口新名詞。一望而知爲漂亮之女學生。聞交易所可獲大利。急急請假歸家。一再慫恿其父。購進股份。父因愛女之言。不忍不聽。時際秋收。棉稻堆積如岡阜。迅去跌價易錢。父詢女曰。目下何項股票。最爲可靠。女稱江南交易所。爲黃伯本李鏡百王蘇生諸人經辦。千穩萬妥。此數人父親均所認識。又爲女兒之師長。加之同

鄉情誼。決無失敗之虞。其父遂欣然決定。韓女家庭團聚之餘。以姚嫗是鄰舍高年。處境困苦。特往存問。鄉間慣習。不論戚友。凡至親愛者。往往口叫寄父寄母。韓女自幼呼姚嫗曰寄媽。姚嫗亦以女兒待遇之。近年因在外求學。不克旦暮敝首。偶然歸省。極應探候。兩方覲面之後。情話喁喁。宛似母女。漸言及交易所一事。姚嫗曰。前日王家阿蘇生對吾說。如何一本萬利。如何窮人翻身。吾未十分相信。今據爾所說。確有其事。而且水花財香。人人可得而取之。吾一個老太婆。倘然有福氣。賺幾百塊洋細。則一生一世。不憂凍餒矣。爾何日動身。吾想也趁帶一點。韓女口內雖贊成。不知寄母錢在何處。真莫名其妙。如果手內有些微積蓄。則寄女無不知之理。倘謂告貸諸戚家。則屈指計之。與姚姓有關係。

者何在。實百思而不解。姑且不論。俟離家去滬之時。關照一聲可也。轉瞬間。韓女校中。假期已滿。其父攔擋鈔票一千圓。交付女兒帶出。指定買江南股份。每股先交五圓。可得二百股。及往姚嫗家告別。韓女揆其情。何從來阿堵物。所言必不實行。誰知姚嫗竟捧出現洋一百塊。東洋皮紙層層包裹。拆開來如數點交寄女。叮囑寄女務必買發財票二十張。隔開幾天。可以連本連利收到家內。須寫一封信。先告訴吾。韓女不勝詫異。暗思咄咄怪事。第臨行匆促。不暇究其來路。現洋笨重。未便攜取。亦不及代換鈔票。只得忍重許之。無如交易所之潮流。日日變遷。迨韓女抵校之時。市面已大有變化。韓女懵然。喘息甫定。忙去尋訪黃李王三人。黃伯本看風頭不佳。遣矮子鏡百小蘇老二人。將江南交易所

股票拚命兜銷。大跌票價。定章先付五圓者。減至先付一圓。其居心不可問。無非欲吸收現款。多多益善。少亦無妨。打算騙到手之後。高飛遠舉。大赤爛污。韓女究屬年輕資淺。消息不靈。尋至日夜交易所。遇見矮子鏡百。韓女走得汗流浹背。從皮包內摸出鈔票。每包一百圓。共十一包。口稱認購二百二十股。矮子鏡百猛喫一驚。轉想此位女客。尙不知黑幕情形。隨口問君曾見黃先生乎。韓女答曰。不曾找着。矮子鏡百心內一寬。立刻掣給收條二張。一張二百股。一張二十股。韓女公事幹罷。覺得腹中飢腸轆轤。走至饅飯担上。買一團饅飯。銅圓七枚。一根油炸骨。銅圓三枚。攜在手中。馬路上大嚼。極不雅觀。雖無人知我爲大學學生。然終不免喪失人格。罷了。惟有破鈔走進點心店。喫點心。免生慚愧。

行行復行行。見電車站上求乞之江北孩童。伸出手來討銅圓。韓女卽將餠飯油炸骨向之一丟。猛抬頭見烟露村各式點心之旂幟。飄揚路中。爰緩步入內。選較爲乾淨之桌坐下。只見旁座有兩位少年。一位嘴唇上留八字鬚之中年。計共三人。小酌談心。所談無非交易所形形色色。韓女留心細察。堂倌上來問喫酒否。答曰否。問用何種點心。韓女隨口點餛飩一客。一面靜聽旁座人之言。髭鬚者問少年曰。君等曉得今日江南股有不穩信息乎。甚至跌至每股一圓。猶無人顧問。故沿路擡賣。不啻野雞之拉客。可笑不可笑。說到此語。韓女毛髮悚然。一碗餛飩放在面前。氣得不能下咽。勉強喫七八隻之譜。肚內遂不覺其飢。急起身。至帳檯上會鈔。重奔到日夜交易所。想找李鏡百交涉。江南僅每股

值一圓。豈可照前價欺騙我。不知矮子鏡百。自收得一千一百元鈔票。後快活非常。早經逃遁。想此票生意。竟滿載而歸。以二百二十圓。交代經理黃伯本。本身可以揩八百八十圓之油料。來江南股份。他日一敗如灰。誰去清理。天賜我一筆橫財。足穀半個月。闖堂子嫖大姐。身上夾袍已破。第一要緊。到石路上衣莊店。買一件時式棉袍穿起來。不知黃伯本小蘇老二人。現在何處。先去找一找。且慢。彼等見我得意揚揚。恐露出馬腳來。今日我獨樂其樂。爲是。於是李鏡百先買棉袍。後進堂子去了。却說韓女。找不見李鏡百。垂頭喪氣。一千塊頭。倘然喫倒帳。何以對家中老父。卽一百塊頭。爲數雖小。姚家寄母。真正性命交關之錢。只許賺利。不許蝕本。將來要我賠償。也未可知。越思越氣。惟有回至學校。

再說。乃過去一星期左右。交易所起軒然大波。已經開辦之數十家。立時停止營業。其方在籌備者。一日夜之間。招牌除脫。銷聲匿迹。所謂江南交易所。亦在其列。李鏡百王蘇生二人。收人之股款。留在手中受用者。李則有一千餘塊。王則有四百餘塊。然而得不償失。其歷年辛苦儲積者。均已不翼而飛。去。黃伯本從無儲積。一味揮霍。盈千累百。到手卽盡。此次發起江南交易所。其吸收股銀。不下四萬餘圓。半數爲大商人黃楚九調用。半數在黃伯本袋中。除開支暨嫖去之外。尙餘一萬零七百塊。風浪突起。黃伯本三十六著。走爲上著。席捲他人血汗之錢。一溜烟不知去向。古人詩。騎鶴上揚州。而黃伯本有人見其乘車馳蚌埠。李鏡百與王蘇生二人。一則盤費不足。未能逃之夭夭。二則自己亦受損。

失不小。黃伯本所吞沒一筆。確未分肥。故如有人向之交涉。悉推於黃伯本身上。硬挺頭皮。恃其家無一担。人莫奈何。受累者不知凡幾。而莫苦於韓女及姚嫗。韓女在校。逆知事之不妥。猶希冀交易所之轉機。孰知黃河永乏澄清之日。待至城隍菩薩鬚鬚全白。終無好局面。一旦山崩川竭。追得韓女上天無路。入地無門。託人四面查問黃伯本其人。早已如冥冥鴻飛。自知無顏歸見老父及寄母。獨座宿舍中。屢欲自殺。幸同學知其底蘊。防閑嚴密。一面通知其家屬。領回安頓。且言姚嫗自將洋銀託付韓女之後。耳聽好消息。渴望十日半月之內。一百塊變成二百三。三百塊。滾進家門。乃久而久之。杳無聲息。急迫莫可言狀。惟時時叩拜天地。喃喃祈禱。霹靂一聲。聞韓家寄女抱疾歸家。扶一根拐杖。趕至隔

壁問訊。韓父愛女心切。知姚嫗定來追究款事。但自女兒。正求生不得。求死不得。一經寄母之責備。恐雪上加霜。更覺難堪。因設辭謂姚嫗曰。女兒神志昏沈。上海西醫。一行堅囑。回家須靜息數日。決不可與人談話。寄母厚意。闔家知感。俟其休息幾天。再過來叩見長輩。敘談一切。姚嫗被冷水一澆。氣得天昏地黑。欲想發作。未免有傷感情。真止啞子喫黃連。說不出苦處。回轉家內。自思壽器如數典質一空。死無葬身之地。愈想愈悽慘。痛哭一場。迨夜深人靜。匍匐而赴。屋後竹園外。一條小浜中。投水自盡。可憐姚嫗風燭殘年。子婦雙亡。家無恆產。誤聽人言。妄想大利。卒致不得其死所。彼借交易所詐騙錢財。恨不食其肉而寢其皮。卽韓某雖小康之家。然此次元氣大傷。亦幾幾懊喪欲絕。姚嫗旣自殺。

親鄰幫同收屍。素知其送終之具無缺。詎知所有權已屬他家。一百大圓。卽變賣而來。韓女聞之。腸斷骨折。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爲之悲啼不已。嗣後韓女不獨從茲輟學。且抑鬱而釀成肝病。花容日卽憔悴。年甫二十有三。遽爾撒手西歸。推其原因。豈非交易所實爲厲階。要知富厚不可強求。俗語云。一兩黃金四兩福。又云。橫財不富命窮人。作者鄉里中。還有可紀之事實。陸姓兄弟二人。長名可久。次名鶴江。世操米業。父名東山。長袖善舞。初僅充滬南兆吉米行夥友。繼而升經理。又自營九穗米行。帶做雜糧進出口。生意鼎盛。不數年間。積資數萬。民國十年。交易所應運勃興。陸氏兄弟。大獲其利。時乃父年邁。居家享福。族人陸子瑜。向在九穗充跑街。作事誠實。效力多年。素無過誤。奈命途

多舛家內變故疊遭。髮妻死而一續再續三續。又慘被回祿之殃。弄得焦頭爛額。廬舍蕩然。陸東山憐其境遇之迍邐。本敦宗睦族之念。命可久鶴江二子。盡力扶持。可久兄弟。倒也善體親心。以雜糧交易所股份。獲利可操左券。陸氏執一業之牛耳。當然能左右其間。即以本人所派得之股數。分出一部份。爲陸子瑜所有。子瑜乏資本。由可久兄弟籌墊。料定旬日之間。可收鉅款。陸子瑜歡天喜地。感激叔父（按東山爲子瑜父輩）無量。以爲今後庶可揚眉吐氣矣乎。果然股份收據。到手中。祇有一禮拜。而價值飛漲數十倍。陸可久鶴江兄弟名下。獲利二三十萬兩。陸子瑜附驥尾而亦扶搖直上。其個人利益。可淨得銀三萬二千兩。於是陸子瑜得意之極。以爲連年家累重疊。室如懸磬。今有所藉手。

否極泰來。正在滬北四馬路倚虹樓開筵宴客。忽然浦東家中專遣急足。渡浦報告陸子瑜。其六齡愛子。猝患天花。症屬奇險。鄉間著名之幼科醫士。業已聲明。須另請名家診治。座上友人聞之。卽謂上海市徐麗卿。咸推幼科聖手。盡延其到鄉一診。定可藥到病除。又一友人。則介紹毛玉書。謂兒科爲上海冠。此二客均屬老派。故主張用中醫。又有一位新人物。充雅利洋行副買辦。名祁文若。謂中國醫學萬不及西國。西醫中以德醫最爲可靠。當今德醫馬恩世博士。名重如山。惟出診到鄉。診例須四百兩。舟車費外加。僕則與之交誼頗深。代爲叨情。可以減少半數。君幸勿失之交臂。弄得陸子瑜毫無主意。知諸友概是好心。但方寸亂矣。難以決定。一面託鶴江代作主人。奉陪來賓。自己則趕回九穗

行內與子久商酌辦法。子久之意。天花非時疫可比。係慢性傳染病。宜即刻回家。攷察形勢。輕重若何。而後定延何醫。子瑜稱極是。急急歸家。見其愛子。症象雖危。而神志尙屬清爽。知可補救。惜鄉僻之區。絕無良醫。不得不轉身至長途汽車站。雇一輛專車渡浦。告諸子久。叩延何人。子久以爲還是徐麗卿。最稱妥當。乃封鈔票一百圓。雇坐汽車。親自敦請。川費統由子瑜供給。既到徐麗卿處。時已深宵。說明來意。徐醫云。須清晨八點鐘。啓行至南市。八點前萬難如命。此症其實毋庸焦急。務請寬懷。斷不誤事。一則名醫身價自高。二則此人烟癖甚大。豈能呼之卽來。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詩曰。

等間富貴是浮雲。

駟馬高車若罔聞。

第七十八回 白頭老嫗問諸水濱 黃口嬌兒險哉天痘
萬惡春申談社會 幾人舒泰保天君

第七十九回

命宮中定終身赤手 輪盤下殉薄命紅顏

却說陸子瑜敦請上海幼科專家徐麗卿診治其愛子出天花之症。無如徐麗卿鴉片之癖甚深。今渡過浦東看病。頗感不便。因職業在斯。不能拒却。然要其隨請隨行。斷辦不到。許八點往南市董家渡擺渡。陸子瑜無奈何。約定預爲伺候。袖中出聘金百圓。徐麗卿老實不客氣。接手過來。將紅紙拆開。一五一十。點清數目。而後藏諸衣袋。送陸子瑜出門。回進自己房間內。雇用之裝烟專家。爲之開燈。時已三點半。預備抽吸。至八點。乘自置汽車動身。陸子瑜伴同抵家。切脈完了。問病勢若何。徐麗卿答稱。症屬奇險。幸僕經驗不少。尙能療治。倘付諸庸夫之手。恐難

保全。立方畢。打開所帶之皮包。檢出末藥兩包。每包祇重五六分。謂子瑜云。先將此藥一包。開水沖服。越一小時。再服一包。待下午二時。而後服煎藥。應可神志清爽。熱度漸低。陸子瑜特具雅片烟。殷勤招待。徐麗卿料小地方。定乏上等烟膏。故用身畔所帶大如蜜棗之烟泡。自家裝吸幾筒。告別返滬。陸子瑜聲稱。明日仍當勞駕光臨復診。徐麗卿面有難色。謂僕門診甚多。費時過久。還是請近地者便利。陸子瑜認定徐麗卿。有起死回生本領。豈肯放過。急取每張五十圓之鈔票四紙。雙手奉上。務必早光。徐麗卿顰眉蹙額。屢次咋舌。始允翌日下午再來。如是者診治兩禮拜之久。共致送二千七百圓。加汽車資一百五十圓。又購禮券一百圓。以代酬勞酒席。既而陸子瑜以投機得意。且愛子危而復安。

立願超度祖宗。以報冥中保佑。乃擇日建設水陸道場。和尚道士兩項俱用。俗呼對壇鄰里戚友。皆嘖嘖稱羨。借人家曠地。搭蓋廠房。排場闊綽。詎知樂極生悲。香火正氤氳繚繞之際。一點火星。飛落冥庫之內。所有僧道紙紮之舟車。體積甚大。與冥庫冥鏹。放在一處。頓致火勢燎原。不可嚮邇。場中之人。爭往汲水灌救。維時風色猖狂。一霎那蔓延迅速。燃著所搭蓋廠房。和尚道士。忙搶取法器。暨一應陳設之幢旛。吊掛。人聲鼎沸。烟霧迷漫。迨街鄰鳴鉦報警。消防隊人員。驅皮帶車疾馳而來。將廠房拆毀。打斷火頭。火始漸熄。幸未延燒街上。鱗次櫛比之店屋。然遠近嗅驚不小。而齋主陸子瑜之所受損失亦極大。因僧道之器具。貢器店之廠房。及秩序紛亂中之失物。均責令子瑜賠償。請地方董事出

爲維持。統計須費去洋銀萬圓左右。以超度祖先之美舉。結果至不可收拾。陸子瑜懊喪達於極點。抑塞之下。釀爲疾病。臥床不起。病從驚悸憂鬱而得。醫者誤認爲傷寒。投以猛烈之發表劑。陰分大耗。虛汗不止。口不能言。幾乎虛脫之象。幸易延良醫。按脈細察。頓足大罵前方誤事。視性命如兒戲。立刻表裏兼治。回復其元神。也是陸子瑜命不該絕。遇此救星。一劑服下。卽能開口。然而其所娶第四妻。鄉愚無知。求神問卜。叩請女巫到家。赴各處寺院進香許願。已所費不貲。所延醫士。每次酬金川資。酒食供給。與藥劑之價值。亦須十五六圓。待陸子瑜之病調理告痊。已費去五百餘圓。因病魔之纏攀。陸子瑜所做麵粉交易所一筆期貨。市面狂跌。迨病體復元。可以交割結算。竟輸去銀九千八百三十

兩統計數項之損失。將雜糧股份盈餘抵補。所餘無幾。前數年陸續虧耗。仍不能頓復舊觀。因歷年借貸以開支。負擔子金。亦不在少數。不比陸東山操奇計贏。本身積有六七萬金。其二子子久鶴江。自交易所股份贏進二三十萬金。又行內交易。筆筆賺進。兩三載之光陰。竟共有七十萬金家財。受買良田至二千畝。鄉鎮店房。買進百餘幢。上海南市房產。亦置得十四五萬金。殷實爲一鄉之冠。陸子瑜遜此福分。甫有基礎。連遭挫折。依舊一個效勞朋友。由是觀之。富貴非可倖邀。孔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我亦爲之。如不可求。從我所好。旨哉言乎。雖然世間熙來攘往之人。莫非爲利所驅遣。看得破者。曾有幾人。交易所一大賭場。經紀人卽拉牌頭之小廝。或稱董事。或稱理事。或稱某科長某。

主任。卽聚賭抽頭之老闊。借商業買賣之競爭。施貽禍社會之毒計。其罪過與標明賭公司創辦人。曾無絲毫分別。同是使人傾家蕩產。自刎服毒。還是掛招牌直名賭公司。較爲爽快。且言賭公司中稀奇古怪。足令人資爲談助。發生感慨之事。更僕難終。略舉一斑。可窺全豹。毘陵世家任氏。累代簪纓。有名世駒者。年甫弱冠。父母俱存。羨滬上爲文化中心。學校林立。得父母之許可。負笈來游。投考滬西法政學院。原在本籍初中畢業。志願學習法科。取入一年級肄業。不知名稱文化中心。實則嫖賭中心。以翩翩年少。體態風流之世家子弟。入此花花世界。安能保其貞操。且男女同校之端。旣啓。打破男女之界限。乾柴烈火。未有一一觸而燎原。有平湖籍之卞文鴛女士。韶華二九。婉麗如仙。同就學於法

政院與任世駒同級。初則二人聯爲友誼。相處數月。從友誼而進爲夫妻。明知告諸兩方家長。事必不諧。遂相約祕密同居。非特戚友無知之者。卽同院之友。悉其內幕者亦鮮。兩方之家業。均甚充裕。經濟一關。只消竹報馳歸。朱提匯到。任卞兩人。雖未正式結婚。早已一對璧人。雙飛雙宿。築香巢於辣斐德路。值院中給假之日。遨遊影戲院遊戲場。比肩攜手。望若神仙。偶過賭公司。好奇心動。以從未到過。不識此中風景。遂相將入內參觀。詎知先須購門票五圓。二人問其原因。賣票人告其所以。可將此票易檯面現洋。不過一換手而已。大凡徵逐賭博之所。至其中而熟視若無覩者。恐無其人。苟見之而漠然不動。則其人必不進去。任世駒卞文鴛既升堂入室。豈不見獵心喜。當以手持之票。置於念一

門頭猜大小。居然出手得盧。五圓增爲十圓。世駒文駕大喜過望。越片時。復置五圓。竟連中之。於是唱凱而歸。以爲初試新酬。大發利市。金錢不足輕重。難得來意外之勝利。厥後大世界左右。有此二人芳踪。豔影之日。卽在賭公司小試手段之日。勝負不常。虧耗者亦無幾。原來賭公司之引人入勝者。五花八門。有所謂搖寶。又名番攤。以骨豉四粒爲生財。又有一種抓攤。以黑白圍棋子爲器具。以外牌九同寶等名目。甲公司有者。或乙公司無之。其主要之點。則爲輪盤。此物之創始。或謂屬於西人。或謂行於粵東。形式略如閻羅天子殿前之轉輪。共計三十六門。以一圓可賠三十六圓。中又分爲一賠十二。一賠六。一賠三。各種賭博。無非貪心之指使。一本得三十六之利。尤爲貪心人所歡迎。故猜輪

盤數者特多。任世駒卞文鴛。嗣後到場之日漸多。此等誤人之陷穽。若有利可獲。除非抽頭者將鉅大家私。公諸同好。如不然。每一所賭場。每日有千圓之開支。試問從何取償。任卞陸續輸去及千圓左右。終覺心有不甘。始則向同學知己之友借貸。繼則將值錢之衣服裝飾。付之長生庫。又其後房租不克應付。伙食不克購備。告急之家書。去如雪片。而兩方家長。狐疑滿腹。方思整備行裝。來覓愛子愛女之蹤迹。故對於索款之書。概不回答。文鴛與世駒。作楚囚對泣。不堪二房東之多方逼迫。自有生以來。未嘗受人之羞辱。若斯。愈思愈忿。覺得生趣毫無。文鴛以自己所爲。一旦若被家中洞悉。彼頑固之腦筋。斷不直已。又加之床頭金盡。苦况備嘗。爰決計自殺。設詞遣世駒赴法政學院。致函其摯友黎

第七十九回 命宮中定終身赤手 輪盤下殉薄命紅顏

然青而後乘間走出。往北火車站。趁淞滬車。至吳淞炮臺灣下車。時適寂無行人。從容蹈海而亡。泊任世駒入宮不見。初未嘗疑及。待宵漏已深。仍不見文鴛顏色。不勝驚異。詢諸鄰人。均答不知。二房東且冷嘲熱諷。來不堪入耳之談。世駒至此。思文鴛既爲本人所誤。生命倘有疏失。吾何以爲人。何以對文鴛。長歎數聲。說罷了罷了。在鏡檯抽屜內。搜括得銀角六枚。從後門出去。步行到法大馬路得善里。叫化燕子窠。購烟泡三枚。回到家中。一口吞下。取筆寫一字條。大致吾在法政學院讀書。爲經濟壓迫。出此自盡之下策。愛人卞文鴛不知去向。生死莫卜。吾家屬在常州某處。吾絕命後。拜求關照。同學黎然青史。衍之二人。寫畢放在桌上。和衣蒙被而臥。要知烟泡雖不及生烟之劇烈。然素不吸鴉片。

者。亦可醉倒而不醒。惟不致於肺爛腸斷。苦楚莫當。任世駒甫睡二小時。烟性發作。長此朦朧夢寐之中。越十二小時。業已氣絕。與服安神藥片情形彷彿。惟無人顧問。聽其投枉死城中而去。翌日。全日任世駒房門緊閉。躡居上海之家。往往一座石庫門。多至六七家。姓名籍貫。彼此不問。死亡疾病。秦越不關。任世駒在內與否。鄰人且未曉得。還是二房東究竟應負各房客之責任。見任姓房間門住。知定有人在內。何以連日無聲無臭。喚之不應。擊之不聞。實難索解。不得已喚集鄰居。夾武力者二人。將房撬開。只見牀上赫然死身一具。被雖蓋住。已歪在牀沿。蠅蚊叢集。已發臭氣。衆鄰居大駭譁然。面部已浮腫。諦視之下。卽爲任世駒。抬上留一字條。二房東於是大喊倒霉不置。乃循例報告巡捕房。捕

頭派中西探各一名履勘之下。知尙有女性。不知何往。將字條帶去存案。一面車送屍身赴驗屍所。候報請公堂赴驗。由捕房拍電通知其家屬。任姓家屬正在束裝啓行。接電家中當然悲傷。世駒母唐氏哭得暈去。不省人事。家人呼喚良久始甦。世駒之父號泣上車。赴滬領屍。時卞方猶未知悉。由文鴛同學黎然青史衍之。報知其家。但稱文鴛失蹤。而不言他。及卞文鴛父母兄弟聞訊趕來。輾轉訪覓文鴛。竟不可得。僅傳聞與任世駒發生戀愛。世駒已仰藥自盡。無人可以證明。及登報招尋。亦無影響。此所謂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賭公司貽害之烈。有若此哉。上海人口稱七百萬。爲交易所而失敗。爲賭公司而墮落。甚者以死繼之。然究屬少數。其害之中於一般普通人者。莫如花會。花

會始於廣東。自古賭風。以廣東最盛。滿清同光之際。有白鴿票一項。是中國有彩票之鼻祖。光緒中葉。闈姓代興。猶之前虎門去。後門狼來。闈姓手續同於彩票。宣統二年。廣東肇禁賭之美政。因廣東全省所納賭稅。年及數千萬。兩廣總督岑春萱。發起禁賭。先謀定賭稅之抵補。而後實行。雖廓清於一時。無如承稅之賭商。根深蒂固。窟宅於斯。未幾革命軍興。復盛行夫花會。其門數亦三十六。故打一文。賠三十六文。好事者刊有打花會書一冊。內容鄙俚。以各種動物。化爲精怪。配以僧尼娼妓等名目。開此項賭場者。謂之大筒。各地分筒。謂之小筒。每日早晚二次開筒。或多至三次。因開賭者。自知逢犯禁令。大筒之地點。常有遷移。大筒小筒間奔走送信。謂之航船。此風由廣東傳至甯波。由甯波傳至上

海打此筒者。全講迷信。婦女居十之八。迷信之方。不外燒香祈夢卜課。拆字等等。尤爲荒謬不倫者。竟夕臥於荒墳之旁。浮厝之側。及寺廟中神座之前。或偷取腐爛之屍骨。木偶之冠袍。離奇至不可思議。迨惡習遍播春申江上。上流社會。與賭者猶少。獨是各種工匠。小木負販。娘姨大姐。車夫廚子之類。嗜之者十之七八。以勞苦終日。獲得血汗之錢。悉數使爲孤注。雖銅元一枚之微。亦可投入。囊中告竭。繼之以典質。甘心節衣縮食。擲之虛牝。旁觀者咸加以憐憫。而若輩至死不悟。作者見鄰家所雇女傭。年及四旬。雇主每月給以工資五元。查其額外之收。入亦有此數。恆見其衣衫襤褸。狀同乞丐。且聞其頻頻歎息。怪而問其雇主。則笑應之曰。彼已成花會迷。每月賭負之款。勻扯之在十元外。非但親

衣百結。且如此嚴寒牀上。僅蓋敗絮一條。所給其禦冷之被褥。面子均不知何往。諒亦藏之質庫矣。一再規勸。且加以責讓。彼終不肯悛改。奈之何。對彼言。爾不聽良言。余家惟有停歇爾職務。彼乃長跪涕泣。誓不願去。先生聆之。斯人之可憐不足惜如是。作者不勝浩歎。又有富家貴族之姨太太。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邀集女友。時作方城之戲。興之所至。往往通宵達旦。詎料竹戰之外。尚有花會之嗜好。作者有鄉人。夙爲地方紳士。頗負時望。民國十六年二月。國民革命軍開到。國民黨員。聲勢浩大。鄉人不敢家居。挈其妾僑居海上。因妾之嗜花會如性命。釀成家庭慘劇。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詩曰。

悟澈雲烟過眼時。

窮通天壽任何之。

第七十九回 命宮中定終身赤手 輪盤下殉薄命紅顏
阿○誰○義○利○分○明○甚
臥○誦○南○華○秋○水○詞

第八十回

積錢造孽真空現曇花 情海生波看將來結果

却說作者鄉人姓成字北功。因避禍而挈其妾僑居海上。小隱洋場。不求聞達。妾之芳名曰鮫笙。貌美而蕩。酷嗜樗蒲之戲。竹林之游。平時因成北功之寵愛。經濟出入之權。悉以畀之。故鮫笙手內有三千金之衣服金珠。迨旅滬三年。恆見其不事修飾。凡美麗之服裝。耀目之珠翠。均置諸高閣。北功疑焉。知其他出。北功將鮫笙篋笥。如數開視。誰知化爲烏有。但見質票疊疊。不禁大駭。窮詰所以。鮫笙知難隱諱。以盡擲諸花會。對其家主。北功憤甚。手批鮫笙之頰一下。鮫笙不甘忍受。遽起反抗。二人遂扭作一團。房內雜物。拋棄滿地。鄰人聞聲畢集。相與解圍。得以

罷戰。然自此二人漸生惡感。鮫笙以北功數載賦閒。手頭現拮据之狀。頗感不快。在北功性本瀟灑。獨對於鮫笙罄其所有於打花會。深惡痛絕。且近來察得鮫笙野心勃勃。卽託至友居間提議分離。訂立條件。不再同居。從此伯勞飛燕。各自東西。鮫笙暫賃成北功左側半椽之屋。以棲止。時值三秋。東籬菊綻。北功有友。延其持螯酌酒。爲賞菊之高會。舊雨談心。興復不淺。迨扶醉而歸。東歪西倒。所謂酒能亂性。成北功酩酊之餘。知覺全失。不歸自己之寓所。竟闖至鮫笙家。最近所訂條件。完全忘却。殊出鮫笙意外。鮫笙於是僞飾歡笑。陰運毒謀。爲北功寬衣解帶。將斃毒之品。放於開水內。俟其口渴呼茶。卽以此水飲之。飲罷。鮫笙以距離極近。親將北功送回其寓。越三四小時。藥性發作。口吐鮮血。陽具

同時亦流血。及家人召集密切之人。成北功已口不能言。奄奄一息。不逾半日。一命嗚呼。推究禍水之源。成北功豈非亦喪生於花會。所以花會之害之普遍。尤駕別項賭具而上之。滿清時代。毒氛雖染。未敢明目張膽爲之。中華民國成立。此事年盛一年。開始設筒者。一名王阿根。一名姜福生。徒黨衆多。勢力雄厚。不多時。復有寧波籍之劉良紅崛起。王阿根姜福生。糾率多人。與之爭鬪。不能敵。於是劉良紅執此業之牛耳。然王姜二人。心終不甘。時謀報復。劉良紅自知不可把持到底。央人向王阿根姜福生講和。各營業一年。拈闌輪值。也是劉良紅運氣最好。輪到劉身。生意興隆。納資設分筒者。不可勝數。王阿根與姜福生。僅敷開支。故人稱劉良紅爲花會大王。一無賴之徒。得倚賭博爲生涯。居然坐

擁鉅資。同於素封之家。一妻兩妾。住五樓五底房屋一座。在裏虹口。自置汽車二輛。雇用天津人孫和海爲保鑣。邱二爲助手。頓指氣使。手下拜門之徒弟。多至數百人。妻妾皆非正式納娶。無不妍識而來。第妍識有先後。先者爲妻。後者爲妾。劉良紅之第一妍婦。係汪姓髮妻。青年嬌居。因無所依靠。凍餒堪虞。不得已失身於劉。時劉在小流氓時代。汪婦茹苦食貧。劉良紅深感其持家勤儉。厥後開花會大筒。而獲厚資。當然飽暖思淫。首納妓院中大姐名阿菊爲妾。隔半年。造孽錢收入更豐。乃續納常熟女子金媛爲第二妾。金媛本良家女。秉性浪漫。流落滬北。爲鴉牌。曾與台州人苗金根訂嚙臂盟。嗣苗金根投身軍隊。在國軍二十七師服務。積功得少尉實官。不正當得來之金錢近萬圓。急流勇退。欲

在上海成家。營小商業。故自願退伍。及來上海。訪覓金媛。悉已爲劉良紅攘奪而去。大悲恨。乃設法得與金媛晤面。金媛訴述身世。從金根離滬。身攬疾病。幾瀕於死。劉良紅之徒弟棉花阿八。憐其垂斃。言於良紅。出銀數十番。俾醫藥有資。疾乃告瘳。棉花阿八遂介紹嫁諸良紅。目前良紅勢燄滔天。無法更改。且將良紅一切境况。詳細告之。苗金根佯示畏懼。與金媛話別。無所表示。然藉此而知劉良紅現有與之爭設花會之人。其人名莫福壽。無非亦上海之浪人。見利眼紅。欲於主辦花會人中。分佔一席。王阿根姜福生。因己之勢力微弱。不敢拒絕。獨劉良紅固不允許。言辭激烈。聲言成就與否。須商我兩名夥計。意指保鑣之孫邱二人。莫福壽以羽翼未豐。不敢首先發難。苗金根由金媛之告。卽去訪

莫福壽。凡浪人社會。素不相識之人。往往一見如故。訂爲莫逆。當時莫福壽卽請苗金根。赴太平洋西餐館。讌飲。手而闊綽。同座者五六人。互通名姓。苗金根皆知其爲有面子之白相人。苗金根有心提起花會。詢內幕之情形。莫福壽大罵劉良紅之惡霸。苗金根幾次加以挑撥之語。餐罷。苗金根卽席約明日答請。翌日。金根特邀往南京路沙利文西餐館。昨日同席者。或到或不到。今日係第二次暢敘。故二人無所不談。漸漸談到劉良紅身上。苗金根謂君倘想得劉氏而甘心。僕願助一臂之力。莫福壽聆之大喜。忙問用何策對付。則金根附耳低語。如此如此。莫福壽矍然躍起。向金根連連作揖。口稱承老哥幫忙。生死不忘報答。決計如是辦法。應需經濟若干。吾明日卽可送上。苗金根云。應用之物。僕

處儘有。君祇要派心腹數人探察此人行動。每日何時在外。何時在家。出外何地。爲必到。聞其雇用保鏢兩名。不知有何種本領。切須祕密而精細。不必急迫。僕惟力是視。事成之後。並非以金錢爲目的。僕倘本身有事故。亦請君幫忙可也。莫福壽云。當然如此。於是苗莫二人商議。每日晤面之地。避去耳目衆多。選擇幽靜地方。討論之下。逕至法租界呂班路。借一幢三層樓房屋。爲機關部。莫福壽囑手下人分頭趕辦。請苗金根移住所借屋內。不必另開旅館。布置旣竣。日日聽偵察之人。潛來報告。隔一禮拜光景。偵者稱劉良紉。每日午後二點鐘乘汽車。從虹口家內出外。先至六馬路崇仁里麻雀總會。迨四點半至五點。則必到正豐街酒店沽飲。兩妾必隨其一。其保鏢所帶手鎗。二人本各有一支。孫

和海身畔一支。損壞多日。未曾修整。邱二一支。昨日因飲酒過醉。在馬路中與人口角。拔出手鎗示威。被巡捕瞥見。乃奪而回報捕房。須傳訊處罰。一時不克發還。苗金根一聞此信。知機會已到。預備發動。與莫福壽再四研究。挑選有胆氣有膂力。而及行動輕捷。心思機警者四人。歸苗金根指揮。當夜苗金根喚四人聚集一室。閉戶訓練。指授機宜。此四人中。一人亦軍隊出身。嫻習射擊。據說已認識劉良紅孫和海面目。此人名何宗桂。其餘三人。亦然認得。苗金根殊爲欣慰。卽取出一支手鎗。交給何宗桂。令其對劉良紅實施暗殺。如其孫邱兩人抗拒。則自行對付之。餘三人各藏刺刀一柄。翌日午後二時。由呂班路出發。何宗桂等四人。候三時一刻。赴正豐街酒店內買醉。坐樓梯之旁。猜拳行令。暢飲。

歡呼。及四時二十分。四人一聲暗號。整備開火。表面仍呼酒添菜。果然不到二十分。劉良紅汽車。至酒店門口下車。阿菊在前。良紅在後。緩步上樓。孫和海豈知已先至樓上等候。彼等男女入門時。何宗桂已拔鎗在手。躡足離座。三人僞裝醉態。往門口作嘔吐之勢。說時遲。那時快。劉良紅甫上樓梯三級。砰然一聲。彈中右腿。口喊阿唷。回身下梯。望開鎗者緊追。斯時何宗桂等四人均已跑出馬路。向西急行。何宗桂看得清楚。對劉良紅再放一鎗。正中前胸。倒於地上。却說保鑣孫和海。不防主人被人暗殺。坐於樓上。聞鎗聲起。自樓下。彷彿主人之聲音。遂飛步下梯。將阿菊撞跌。旁有人將手一指。孫和海亦望外奔去。是處適近轉角。孫和海足稍一頓。聽得路上齊喊打死人了。復趕上去。距劉良紅倒臥

處約一丈餘路邊鎗響。一彈擊中孫和海後腦。亦伏臥於地。馬路上人聲鼎沸。巡捕大鳴警笛。鄰崗均馳來協助。拿捕兇手。早皆不知去向。原來孫和海所飲之彈。卽苗金根所發。上海馬路中處處行人齧集。苗金根在酒店四邊躑躅徘徊。有誰人注意。當何宗桂等次第出來。後有緊追者。苗金根正欲向追者射擊。而何宗桂已經命中。遂止。不轉瞬又見飛馳之人。知必劉黨無疑。遂將未曾奉送之鎗彈。仍孝敬於此人。再言劉良紅之汽車。良紅囑其先回家內。夜膳後來此迎接。故車夫待其一下車。卽撥動引擎。開行剛達二丈之譜。忽聽背後人聲嘈雜。復卽煞車。回首遙望。似主人有事故。爰靠路旁停好。啓車門走出。到酒店門口。只見阿菊方下樓梯。面如土色。叫小朱（汽車夫）闖窮禍矣。小朱方欲

開口詢其故。見路之西首轉角上。喧譁不堪。不暇詢阿菊。急奔前去。轉灣朝南。但見行人悉止步圍觀。云有二人被鎗打死。擠進去細看。嚇得魂靈出竅。赫然仰臥者主人。頹然伏倒者孫和海也。劉孫二具屍體。循例由捕房車送驗屍所。報請法院檢驗傷痕。准家屬具領收殮。此案迄今未聞破獲。王阿根姜福生。陽與劉良紅同道。陰實妬之。劉遭暗殺。心知莫福壽所爲。但不悉其購買何人。下此毒手。嗣後王姜卽與莫福壽合作。花會之毒。弄得天昏地黑。不知靡所底止。然傷風敗俗之舉。日新月異。猶復層出不窮。北市之跳舞場。觸目皆是。初上海祇聞西國婦女作跳舞之戲。近則中國中下社會之女子。習爲跳舞者。不止數千百人。登場獻藝。現色相於稠人廣衆中。一言蔽之曰。誨淫。甚至稱舞場女。

明星與電影女明星聲價幾乎相埒。一般癡男怨女結合露水姻緣者。遊戲場女茶房之外。又闢此嶄新塗徑。其中離奇黑幕。不可勝言。爲大眾咸知。聳社會之耳目者。厥推黃白英之與童三毛。黃白英籍粵東。隻身來上海。以跳舞爲營業。大凡充舞女者之姿色之服裝。當然與衆不同。黃白英縱不是國色。而肌膚瑩潔。倩影亭亭。年紀實二十二歲。據其自述。稱二十芳齡。童三毛甯波人。其兄二毛。設五金店於虹口。三毛二十八歲。尙未有室。平日倚其兄生活。名義在兄店中服務。終日尋花問柳。假黛濁世佳公子。衣履翩翩。善自修飾。惜貌之不揚。難得女性之青眼。自識黃白英於舞場。神情顛倒。因傾心結納。白英將其兄之金錢。鬼蜮取得。濫施揮霍。不足更在外借貸。債台因以高築。其目的誓與白英

成婚。黃白英跌宕情場。閱人不少。終鮮如意。郎君童三毛。雖醜陋堪嘖。而用錢之手面闊綽。姑報之以溫存。於是童三毛求婚更切。據童方之宣布。黃白英早允伉儷相偕。故形影不離。詎料好事多磨。倏起愛河波浪。有張氏與黃白英亦發生戀愛。張之名字。始終不肯披露。張人品漂亮。迥非童三毛所可比擬。須知愛美嫌醜。是女子天賦之本性。黃白英對張熱度之高。幾頡頏夫蒲石路之洋房。此種情事。新名詞呼三角戀愛。中西士女。數見不以爲奇。日後結果如何。亦無一定。童三毛未受過教育。僅嫖界之一名惡少。爭風喫醋。是其本領。驀地聞悉張黃底蘊。不禁忿火中燒。始則哄騙黃白英。冀其吐露真情。然後想法以絕彼之念。白英不爲所惑。繼用恫嚇手段。使其害怕而自動絕。張白英亦坦然不

懼童三毛無法。一再脅迫白英。務使一決婚姻之從否。孰知黃白英仍未嘗表示。一味默不作聲。遷延旬日。童三毛不克忍耐。從舞場罷舞而出。僞與白英歡洽。乘汽車兜風。直開至吳淞。一路逼迫白英。白英意欲下車投水而死。三毛挽而不許。迴車驅馳良久。至靜安寺路滄洲飯店。二人相將下車。開一百十二號房間。盥洗甫畢。童三毛自倒開水一杯。身畔取出預購之安神藥片與藥水。不知其意何居。黃白英見之。將藥水藥片一齊搶去。悉數吞服。童三毛阻白英之投水。而聽其服多量之毒劑。殊難索解。於是由旅館將黃白英載赴醫院救治。靜安寺捕房聞之。將童三毛提起公訴。謂觸犯逼迫致人於死之刑法。一面派探往醫院錄取黃白英口供。此事後文不少。作者正往下撰述。忽聞白渡橋外

灘公園。有一架飛機墮下。乘客受傷畢命。好奇心動。特往視察。果有其事。惟客一息尙存。可望不致傷命。已由捕房送醫院治療。滬上大小各報記者。爭去調查。探知客姓錢名塘。係全國禁煙拒毒會會長。熱心公益。習聞中國各地禁煙。有名無實。悲憤曷極。早歲留學外國。夙諳駕駛飛機。特向航空署假機一架。備齊應用物料。飛往各埠。實地調查。剛到黃浦江半空。居高臨下。但見蠻煙瘴雨。黑氣一團。層層籠罩。錢會長詫異之極。降機距地面千餘尺。已覺鴉片氣味。真衝頭腦。錢會長初不料煙禍之烈如此。煙禁之弛如此。氣得眼前昏黑。一失手而所執機舵。失其效用。遂致墮下。身受巨創。作者同斯感想。無心再續小說。就此擱筆。詩曰。

第八十回 積錢造孽 眞空現曇花 情海生波 看將來結果

惡錢容易善錢難
卅萬餘言君讀遍

堪笑貧儒徹骨寒
生花愧乏碧琅玕